



龜峯集 三

玄繩篇
禮問答

六子

16
2371
3



和
2371
卷5-3



龜峯先生集卷之五



玄繩編下

答浩原書

交年積雪伏惟道履靜養超勝羨慕不可言渾二
十六日被 聖旨不許辭疾依前促行今日死生
安危有不暇恤矣以不得借馬迄未能發尤爲惶
澗允借馬及昇疾之具當於明日粗辦二日欲起
程宿向陽矣前書切願老兄枉駕于碧蹄者謂其
吾行稍遲而日候稍和也今則狼狽如許舍命而
行安敢請吾兄冒雪寒遠出吾兄又安肯犯不出

之辰勤顧廢疾人乎悵惘悵惘渾背寒特重灑灑
寒痛流汗如許雖不死道路得至京師亦恐不能
一赴 闕下拜章乞骸也然近聞京報 朝紳之
無遠慮者以賤臣譽于 榻前者有之萬一誤
息許一陞見則必有清問故事愚陋者亦不知所
以應對矣伏願尊兄錄示可言之空不勝至祝至
祝今日之最惡只是培植本原以成 君德至於
外朝得失猶爲第二義也况草茅之人未宜遽及
時事者乎伏願明以回教至祝疏草付還亦望答
誨不及於初二日向陽之宿則直送于京使季氏

傳吾旅室幸甚不宣庚辰除日渾再拜叔獻二十
七日已入城來書即傳納矣初三日欲宿碧蹄
遠問頻辱慰謝慰謝謹審再承安車之 命鑿冰開
道昇疾赴 闕重義輕生一喜一憂遙想 聖朝傾
行十載起敬前席左右寂默 天語丁寧當此之時
本原澄澈物欲消退兄乘此幾陳正議匡世道在此
一舉叔獻承 命趨洛道中有書奉來爲幸今日獲
見二兄同朝之盛事深以爲賀而反以爲憂者本根
無恃而末杪是崇耳叔獻前未暇別裁將此意相勉
之幸甚幸甚

答叔獻書

謹承今月八日書慰懷慰懷頃得家兄報兄將分祿相貺云是兄欲久畱意兄非素殮者也淡賀濃賀前書所謂積誠迴天庶有其日舉國其蘇豈但病僕忝分祿苟活而已第目見農家屢遭飢荒流亾過半上元占月老農亦以極凶爲報今歲雖登未見新穀之前民將填壑殆盡若又逢秋不稔則餘存無幾國何以爲國吾兄亦此民之一也曾身經困乏而然未若彌之困乏又甚於兄而能詳知此間情狀故聊復云云噫蚩蚩之中能守飢處命不怨不尤者幾人厭死

爲盜則不可盡誅而外寇乘釁則勢將因措爲民父母可不動心登對前席之餘思所以處之之道如何如何失稔等郡進上雖減而八珍之設所感不多租賦雖除而經費之外節用則可給古昔帝王遇凶修省之道如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候迎道不除百官修而不封鬼神禱而不祀散貨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省禮殺哀蓄樂多婚索鬼神除盜賊節目雖多大槩貶損自奉責已事天杜絕無用之費多設賑救之策而已又如勸富民獻米補資在宋子亦不得不爲者也今不一設是見幼子入井而無惻隱之

心也可不寒心大人格君心此固在吾兄弟一事之
後而吾兄今日之事實異乎孟子之於齊梁則何可
受國恩立本朝而不思所以報之者乎子就大今年
十五欲加冠於首爲字說以勸是望子雖無所教無
他世累只合自修終身者也只祈賴兄賜成始成終
者耳謹復

答浩原書

伏承今月六日手札翫而復之恭審春和靜養超
然不勝羨慕之深况辭旨浼灑足以喚醒昏憤展
讀以還佩服無已渾入城凡畱七十餘日人事擾

擾精神日微比之在家什損七八靜而每不堪羸
痺者驟動而至於此亦空也第遇 國家不擇人
而加以殊禮渾爲束縛之勢所逼手足盡露惶駭
無地欲歸不得欲畱不安揆此事勢誠可憂歎也
數日之後欲以封事 上聞而歸歸卧向陽當與
兄相聞也清詩意到之作辭句超邁非可及也復
玩吟繹珍謝無已叔獻得眩疾略如清州時今雖
赴衙氣亦不清非但身疾朝紳間有危機敗證恐
不可收拾者此兄之憂容有旣耶世事付之于天
亦甚省事然內外本末少可靠處使渾身健作仕

亦必得心恙矣伏惟下察此言秘之勿廣可也登
對榻前語極無倫次何足觀耶還家日當偕封
事草封納辛巳三月二十一日渾再拜
動靜一道而自兄之出無一日敢忘吾兄無乃動或
有難於靜時者耶聞晉接之後天意有歸使之起
坐廩人繼粟聖代敬賢之禮自吾兄始為賀為賀久
欲修一狀相報聞兄處多事又兄所動作人人來傳
非如山中時必待書札始知消息今姑欲停幸勿為
訝聞兄以不札責我敢陳吾抱

與叔獻書

伏聞一躡朝端神采減舊云應接之煩不若山中靜
時而然耶抑既出多月無所設施有愧初志而然耶
吾兄動止曾欲以道之行不行而今日之出久長諫
職言不聽計不用上無相信之實下多猜嫌之跡勉
勉隨行冀見少利貞不亦苟乎相見無期敢以書報
浩原不自進退空作楚囚病卧京寓云深歎深歎謹
拜

答叔獻書

遙觀近日之事時論之非吾兄則空矣林下之非吾
兄則僕亦不能無疑焉頗有遷就苟合之疑云是雖

仁民愛物不能自己之盛心而安有同朝異議終能成事之理乎只合早歸來林下自修而已淡恐無益時事而有害吾心也僕自兄之出毀謗日積亦未知果何道理也謹復

曾審入城方謀穩叙遽聞還山悵惘殊極今承情翰三復感慰第承體中不佳賢兒之癡亦未息淡用仰慮近若逆流達漢可以蘇奉翹企翹企卜他之計豈能成就兄與鄙人俱過半生費力之事則意思先恟可歎耳失計一入樊籠事不從心欲決去則又有區區納約之志真所謂鷄肋無可食而

棄之還可惜者也近以改貢案併州縣久任監司三事上劄則自上不卽揮斥而命議大臣似有可望而左台呈病論議時未結局又恐多魔爲憂耳耳珥今春得眩疾自後氣尚未復茲致瘦德耳戒勅激厲謹當佩服苟且之跡固如來示但古人亦有爲之兆者故不敢決退坐受朋友四面之誚可歎浩原進退俱難病卧客榻可悶此中別紙綱目乾雉一首蜜果三十箇汗上舍弟有故欲棄齋郎從今果子難得六月九日珥拜

與浩原書

頃奉叔獻報知吾兄退休無路澹念澹念所貴乎儒者入有自治之效出有及人之澤也若徒拘形跡久荷天眷心在山野身縻爵祿側足朝端噤口青蒲此何等出處也何不以前昔所講先賢事業日有所陳可之則留不可則歸自由進退也聞叔獻當作相於未久云為國為幸而為叔獻不幸也周公之後未聞以儒作相也但百萬億蒼生命在頃刻仁人君子所當動心何暇他論惟望相勸毋虛舉世之加額厚望也謹復

答叔獻書

聞吾兄既典文衡又將卜相文衡之任重在扶植斯文豈但尚詞華應世求而已且三代以下未見以儒作相者三代以下更無三代之治故也儒若作相則豈無三代之治所貴乎儒者一行一止必以其道無一毫謀利計功之念不以三代事業為已任則不敢在其位苟或不然王良之詭遇而大匠之改規矩能不寒心每看後世之儒靜則談道守義一動便失初志敢陳鄙抱謹拜

與叔獻書

聞兄疏中政亂浮議一條至斥為非君子之言其他
指摘為謗非一云出無所事反遭排擯林下讀書自
有好境界何必遲回眷顧內損已德外招羣忌古人
出處恐不如是 聖君禮遇雖殊計不見施斯亦不
可謂知遇

謹承垂翰感慰頃承手字還上復書且寄乾魚未
知尚未達否珥役役逐隊他無可言示諭儒者事
業固是如此敢不佩服但道理千差萬別古人有
以天民自處必見斯道之大行然後乃出者亦有
漸救世道納約自牖者若遽以三代之政羅列建

請而不得施則輒引去恐非今日之時義也浩原
一向求退亦恐太執大抵億萬蒼生在漏船上而
匡救之責實在吾輩此所以惓惓不忍去者也示
事若見豐川則當曲囑十一月十五日珥拜

答叔獻書

相念之深伏見前月念八手札三復慰豁不勝感
愧恭審冬序道履靜養萬安欣慶之至不容于懷
渾二十八日出 國門寓居迎曙尹沔川農舍耳
坡山向陽兩處俱病家屬再遷入城渾彷徨無所
於歸乃來此地病人失所於冬寒之月安危置之度

外耳渾前月初一日上章陳乞 聖旨欲遣歸下
大臣收議大臣建請勿遣至於邀求陞職 聖意
不悅然姑從之超陞資竊大臣又請給薪炭又許
之當初乞骸有必歸之志者冬寒癘蟄不供厥職
而空受 國恩爲不可留一也出入 經筵雖有
命而無名位渾則匪人也固不足論矣然 國家
開此好門路以待後之賢者渾首先居此不敢苟
且冒進於其間使後之眞賢不得正其始則莫大
之恥也其不可留二也其於所陳譬說無採納之
望則不敢言也不意仍此賂得 國家優賢之盛

典題給薪炭而求退得進超陞職名揆之私義斷
不可拜受惶窘憫迫不知所出二十日乃上辭免
陳乞之章殫竭情狀而其末款有曰臣勢窮理極
寧爲匹夫逃遁之行延頸違 命之誅以求私義
之所安者臣之志決矣云云 聖批依前不允渾
晝夜苦思以冬寒癘蟄日享 聖眷而安卧病坊
甘心 恩養者全無義理不如只據逃遁之語昇
疾出 國門爲足以略成初心而稍勝留京故決
退於此矣然 君恩罔極而莫報涓埃眷戀慚惶
情未能忘中心豈能安乎嗚呼賤臣負 國至此

而極矣畱此欲待向陽稍安昇歸于彼耳且既出國門可以欣快而不能忘情如許不如在野之無事可笑物情何以如此乎苦事苦事不足為高閑道也冬暖癘氣大行處處皆然坡山舊廬人死者三盡室奔竄祭祀久廢不勝感傷躊躇路歧引領瞻思而已治癘之藥今無所將但聞忍冬草濃煎痛飲於初發三四次出汗則全愈云清遠香數枝送呈伏惟尊照渾所寓乃入城之路也倘因來京一宿穩討而行則殘生垂盡幸何言耶不宣十二月朔渾拜招魂葬事其時渾以不可告其家故其

家不為起墳矣叔獻近為公私劇務所困虛眩復作呈告不出云願兄時惠警責勿使作隨時宰相

則幸甚

牛溪集三冊四之五十二末五十三板續集一之三卷三十九板五冊

謹承外事勞擾致疾非輕遙慮遙慮今日陰陽進退生民休戚咸繫吾兄一身屬望甚重十分慎攝惠墨多荷溪眷用記身過以為規戒今見浩原寄僕書慮兄之作隨時宰相屬僕相警隨時宰相乃隨時俯仰者也兄豈容有是模樣但僕處荒野與兄日遠浩原共躡朝端空相知近間事而乃云云無乃吾兄作事欲平易得中而反少嚴毅慎重凜然不可犯之氣像

耶達不離道古人所難更仰公退之暇日讀經籍毋
負初志幸甚幸甚大小清濁竝得容接焉有是理更
須商量謹復

與浩原書

因叔獻報知兄復入城中又登 經席乞身蒙許浩
然歸去幸不幸憂喜相半叔獻每云兄之出處似非
循理頗有果哉之舉僕或以爲然而但歷觀古君子
進退之節未有不用其言只絆其身以爵祿而甘心
濡滯者每以此說報叔獻耳今蒙放歸能不爲故人
喜且幸乎但吾君好賢之誠不待修假實吾東數百

年未見之盛事而竟作無用之虛文是非 國家之
不幸而可憂之甚者乎叔季求進兄之自守雖或過
中而聞風者惕然養廉矜節自今日由兄而作則亦
可謂報 聖君殊遇之一端也

答浩原書

夏氣漸熱伏惟服次起居如何仰慮仰慮頃者伏
見初七日所賜手札三復感慰第審京外癘發盡
室般移于龜村令人潑念未委凡百安泊無大憂
患否耶渾自津寬流寓後大段柴毀冬日亦不能
少甦入春來骨立癘瘁見者驚嗟但未沉綿床席

耳荆布治疾入城初歸之後萎爾什地今亦未甦
此疾何能望其存活耶兩病各處不能相養諸况
益窘所以羸頓增添形容焦枯却不如前年夏日
臨訪之時矣閑居其家尚不能支撐而被 下書
招延者于今二度 聖旨丁寧懇至如家人父子
賤臣讀之不覺感泣但癯廢如許則本不敢承當
嚴旨但人臣分義不敢堅卧于家欲扶輿至京
控辭于 闕下矣雖然以賤疾而言則入京則必
死何則以在家不能久坐久坐則面青氣竭不自
支撐故也以如此之疾而乃敢入京其為叨冒之

罪抑又甚矣如粟谷寬綽日甚本不足與言苦勸
鄙人必來京城責以人臣不當如是云云斯言恐
不是也昔崔與之之被召也至於十三疏而不就
與之大臣也所拜丞相也以大臣而被召尚且如
此况萎爾將死之一匹夫乎義理精微隨所遇而
不同何嘗有定本乎出處進退惟義所在而已何
必以聞命奔走爲人臣分義之當然乎今渾疾如
許而必欲爲生行死歸之計則初非捨生取義之地
而區區顛仆於朝著之間豈非 清世之一大羞
辱也哉是以三思未定心欲不行今以就決於兄

願爲我決之何如一以義理之正救按垂死之人
至祝至祝二度 聖旨謄書送上幸一覽之何如
聖主蓋欲用愚臣矣被疾如許無路報答只得
中宵潛悲慨然流涕而已不宣癸未四月二十一
日渾拜

渾事終難處置者非但此 召命而已今番雖上
疏陳乞得蒙 開允而堂上重秩未蒙改正則在
家一疏陳乞改正似無卽從之望然則當卧家而
紛紛拜章耶若以在家爲未安則終至於控辭
闕下矣 闕下三四章之後若不蒙 恩則棄而

歸家亦不敢爲拜 命受爵則又非初心此等節
目種種至難除非速死無可安頓處殊以爲憫也
願兄指示平坦一路無使病人煎迫於無益之愁
也至祝至祝

第二疏 批答觀爾前後上疏予心缺然今予待
爾經綸欲與共濟時艱此志士有爲之日也爾其
翻然改圖斯速乘駟上來云云

第三疏 批答觀爾上疏知爾有病未卽上來今
日氣和暖爾須調理上來雖卧而謀猷亦何所妨
予之待爾正如飢渴長往不返豈爾所願况今兵

判乃爾之舊友也予今擢爾爲叅知豈無其意同心同德正在今日爾何不翻然上來以副予側席之望耶爾宜勿計他念勉強登道云云
長夏江村晝掩柴扉情使遠到滿紙苦語皆進退難安之義憂念憂念弼以昏迷今奉三思不定之問惘然不知爲報也兄疾可堪安車到洛調息入對兄安敢蒙無前殊異之禮揮謝自逸耶苟或不然雖欲入拜自不能得又不待問人而知深想尊兄所以難處靡定之旨以崇遇難當而亦恐進無所事顛頓狼狽以乖初志不但憂疾而已伏見前後 聖批兄若不

起是當代無前之好事自兄而沮不亦未安耶一入陳大計可留則留不可留則還亦何所不可超超於善幾之發疑遲於陽復之初恐未盡善也吾人所事平坦底中自有道理願兄勿濇思逆揆憂瘁於一行一止之間而枉費精力也僕避病來歸單瓢初定靜坐溪室耳邊不聞人聲雨餘綠樹唯山鳥時鳴而已從此城市漸遠不但避病也已崔嘉運尹士初俱以少日親舊強健無疾相繼不壽白首衰病又何能久於斯世耶一爲死者痛一爲生者憂謹復

與浩原書

珥仕苦氣瘁漸不可支可憫茲廢人事闕然不候
想不爲訝承審避病未歸不勝悵然珥事不如意
恐歸期非遠也浩原之朝固宜但溺人之必援他
人勢所不免如之何且金應均事上提調欲更試
亦奈何應均之上亦有他人此所以難成也靜極
復動之復初以陽復欲音入聲更思之則動靜無
端陰陽無始音以去聲爲是以其不一動也如何
如何銜下

日者謹承專使相問濶用感佩前使告忙身且有疾
復未盡情追悚追悚沉言則優褒不一不再不可不

出而以時事精察之則非但出無所事亦恐顛沛又
同叔獻也當今唯兄獨全節無欠缺人也甚爲兄憂
慮也會朝叔獻每援吾兄則答以溺人之援人亦不
得不爾云望吾兄無爲共溺人也今年無意相會信
宿如去年時衰境可憐

答浩原叔獻書

閉戶吟病遙想方劇忽承二兄被召入洛一喜一憂
栗谷兄路中愆和示爲念爲念家弟貢疏驚恠驚恠
弟殊不知易之困有言不信之道也弟終始無一語
及此日昨有書云欲獨身當禍不通是以其身異僕

看愚亦深矣憂亦憂喜亦喜之理安在弟僻處溪谷不聞京洛事如是妄動奈何奈何弟非昏庸而屢失於動斯亦命矣夫是皆僕無自修之致深愧僉兄來示諸葛孔明之有愧於吾儒者必欲恢復而有些謀利計功事是無學故也雖然孔明非知守正安義而不爲者也不知而不爲者也所示粟谷兄之意甚正宜持而勿失若夫成敗則天也如或少出入於此而又復較短長利害則是孔明之罪人也夏以自守嚴正使外邪不得窺覘謙恭禮士等事仰勉焉夫市恩掠美碌碌細人之行而敢以是有望於左右耶或人

之說未可知也牛溪兄當今日似不可遲迴退托如承夏召則不俟駕盡心力是幸大抵不能守已以正何可責人以正當進而不進或生他念則是亦非正夏仰精思謹復

答浩原書

暑熱方熾伏想靜居萬安無任歆慕之至數日前承兩度手札來自金選仲家三復展玩不勝慰豁渾柴毀日甚至於卧不能起不得已辭免至四則聖旨有曰爾若不起當如蒼生何縱不顧予一人其不念祖宗乎云云承命震怖驚魂屢散

自欲奉章堅辭而又念人臣分義堅卧于家爲不能自安乃昇疾起行今宿碧蹄倘不死於道路則欲拜章 闕下以請改正而歸矣雖然氣息如絲莫保朝夕如其死於京師則死猶作無恥之鬼也可悶可悶然渾若得過七月則連命猶可冀異日溪上當有同裊之日也伏願靜養日厚餘外千萬不宣癸未五月十二日渾拜

霖雨鬱蒸未委起居何如戀戀無已過高陽時奉一狀託太守傳達其已呈徹否渾到京僵卧十日始得赴 闕拜疏則其日 除授吏曹叅議且賜

品帶兢惶震越狼狽而退矣渾今有一事未決願兄決之吏曹初非可仕之地決不可供職則三上章倘未蒙 允渾欲退而席藁待罪以待官限之滿而臣子之情如此持久極爲未安或勸三辭未得則當謝 恩退而呈辭遞免云渾以爲不供職之官義難謝 恩未肅拜而經遞則亦無他路殊以爲悶也退待限滿與 肅拜呈辭二者得失如何伏願垂誨何如廢疾不死而又遭此事上以羞辱 朝廷不量而入固當喫此憂煎也愧死愧死五月二十五日渾拜

向承宿碧蹄一書墨奉入洛情翰慰謝慰謝特移銓
衡品帶之錫 恩寵兼至聞來感動下示退待限滿
與 肅拜呈辭二事俱似未安心欲不供其職而徑
拜義所未安 聖上虛心傾行而坐待限滿亦非事
君以誠之道兩未知其可也胡文定曰人之出處語
默如寒温飢飽自知斟酌非決於人亦非人所能決
也抑未知今日尊兄自定之如何也禮遇既如是病
若可堪則出而拜 命治其任若或未堪則出而還
入似亦無妨亦未知今日銓曹有何等事而山野人
就不就當不當如何也惟望勉得其中適偏頭痛甚

復未一一

答浩原書

浮謗之至任之而已自修而已介懷致意雖欲百計
防塞亦何有補吾兄之潛德林泉叔獻之盡心朝堂
聞方困指摘世道可惜如僕淺庸應不在數計中而
亦且云云可笑為所當為豈以自外至者為吾勸
沮謹復

答叔獻書

久阻徽音窈斜方切忽承情緘蘇慰可言理困瘁
方劇而毀謗日深至於兩司文章論劾而猶不敢

爲退計有若包羞無恥者此生良苦良苦北報日
急兵單食少無以支撐未知今冬如何收殺也量
田籍軍二事今已啓罷州縣何不周告民間耶浩
原辭爵不得今將拜恩猶以抵死辭銓任斷定
於心此人固執可憫士習日非朝政日亂此憂甚
於北報而廟堂方眠奈如之何汝式書謹悉焚蕩
則事已過矣言之無益今冬可善處耳加平田役
只給綿布一疋而送之厥後無言矣姜君事人亦
有言此者第未知虛實其人果是雅儒也賊魁授
首則珥亦歸田矣第天災慘酷百年來所未見也

民生何辜可憫可憫管城二玄一笏蓉香二柄唐
香二十餘柄汗上適患疾謹草六月二日珥

芳緘與浩原書俱至兩司論兄爲目甚峻驚駭驚駭
久知有此而安知遄見於今日耶天災旣酷北賊又
熾受國澁恩勢不可奉身歸去亦不可爲人沮抑
無所事濡滯而至今吾身同吾國顛沛此間進退良
可寒心然無益國事有損吾義莫如早歸之爲得嘗
見邵堯夫詩云士老林泉誠所願民顛溝壑諒何辜
此故吾兄今日事也寄來清香筆墨添得閑中一般
好工夫爲惠不淺頭白眼昏漸知讀書之爲樂死日

且迫樂不可久可歎可歎浩原何不有所施為有不
可處乃歸也謹復

答浩原書

謹奉情札褒尊兄 聖批攻叔獻駭機一時兼至喜
少憂多驚惶靡定安有事勢若此而能有成就者乎
但尊兄以山野之人一朝受 聖君知遇既躡朝端
何不瀝盡骨中所蘊論時事日非邪正倒置冀廻
聖衷使前後起兄之殊 命終不歸無用虛文而少
有所補益於今日也此乃理所當為奉章時亦不可
含糊緩辭只作奉身自全計而已叔獻被斥兄何忍

獨保尊兄雖欲以不出自處既出矣空有所施為逢
不可然後歸來何可先斷自畫來無所事去無所述
徒往來紛紛耶謹答

答叔獻書

積戀之際謹承手翰良用感慰閑居有相道况清
勝幸甚幸甚理積勞致傷長卧呻吟可歎舉朝力
攻 天鑑孔昭雖免禍患退計則決矣只念國勢
岌岌 天恩罔報是用寢食不安耳前後朝報散
亂不叔只一文送上此可見 天心之所存矣浩
原去就尚未定而遭此震薄豈能為留計乎朝起

皇朝文獻通考卷之五
三
眩作書不能悉季夏二十四日**珥拜**
謹奉回示與朝報不但於國事無復可為將有前
頭莫測之患只合舍車賣趾而已萬事何說船歸故
里道况何若京友有書云自兄去國閭里小民下至
牛童馬卒相吊歎息而逐時論求進取者莫不彈冠
自得云公論竟歸於庸陋下流時事可歎此所謂匹
婦匹夫之不可欺者耶惟願滌藏自修俯讀仰思所
養既厚立言垂後裨補風化亦豈淺淺吾兄報答
聖君恩寵在此有餘又誰能禁哉不亦多於立朝端
無設施抱志躊躇動遭人謗者乎謹復

答浩原書

伏承手札三復慰豁恭審學履佳勝欣僣無比**渾**
只為辭職而來只見病之一字而不得已拜受堂
上之命今將歸矣而**叔獻**之事遽出其為吐舌
可勝言哉**渾**今已草疏以明**叔獻**之無他其言直
截無少回護則**澹**恐大致激怒重傷**叔獻**無益世
道而祇以取禍以此方善思不已矣且如**渾**者山
野賤士以退為義廢疾垂死不知其他而忽欲極
論邪黨以蹈世患未知於語默之節如何也**朱子**
草疏而焚之以避禍古人以待從之臣而尚如此

况如我不仕者乎如有來便切願更示也此則論
我耳今所憂者只恐激發禍機使叔獻重受酷烈
之患也諫院啓辭有據法請罪之說若以無君之
罪加之則渾必與之同死矣尚何說哉尚何說哉
六月二十三日渾拜
牛溪集續一之三卷四十一板左五冊
叔獻去國兄獨畱洛心事可想叔獻欲還海西猶滯
坡山吾兄還若趁未還可遂三人相對一叙實暮年
難再之幸事聞叔獻事無一人排時議正其論至如
思庵爲首相亦且含糊云可歎 聖上旣以叔獻之
友待吾兄吾兄不以叔獻之友自處其身耶此實國

家興喪之幾非爲叔獻一身私事也僕意前書盡之
今又何煩下示焚疏等事恐與此事不同也僕之謂
以叔獻之友自處者以正直處已也謹復

與鄭喪人時晦書

聖人制禮節以天理以不克喪爲非孝非義而生固
不可也非義而死亦不可也今得朋友來傳及鳴谷
書經冬襦衣盛夏不脫或露坐烈炎中以助痛楚如
哭泣之過度毀瘠之滅性及奠祭時小小滌器烹飪
等事必一一身自爲之不假僕人之助云無非喪生
自盡之道聞來驚歎孝侍平日讀書講理以中正自

期待今臨大事反為偏急危迫之行心甚未安君子
愛人以德况僕之於孝侍非姑為緩辭愛其身不愛
其禮只欲其生者耶望須追思先大人憂疾之念事
死如生繼以慈闈為念以滅性為非義無為不孝之
歸天下事無二道過則非禮非禮則何可行也

書叔獻別紙後

六之四十二至四十九

吾兄論九容處論議雖好推衍過濶凡一身動靜
言語處事皆欲以九容蔽之此恐未然九容者只
言其形體當如此恐不如來說足容重只是不輕
舉耳所謂周旋折旋等之說何其太廣耶手容恭則

來說是也謹改之耳聲容靜與安定辭亦不同近
來學者語聲多低微無乃主兄說耶君子其言也
厲豈可以低聲為可乎且所謂不出雜聲者亦謂
其可不出而不出耳非故忍而不出也氣容肅則
分明是似不息也人固不可無聲氣若鼻中出聲
氣使人聞之則不可謂之調和也貌思恭似是主
於端莊然添入謙遜意思亦不妨
立志章我又何求云者果不瑩故謹改之耳
時時云者先儒之言亦有時時習之之語恐不妨
且無時不猛省則無乃太過於用心而生病耶

持身章合論持身正心之功恐不妨中庸只說誠身而正心在其中矣

讀書章云云者亦有意思何必盡剛

事親章云云父母之恩莫大焉者是生我之故也若以生我爲非恩而別求他義理恐不能也但兄說如此他人亦有疑之者故謹改之耳

復時若兄長乘屋則或可呼名故云耳

孝子出入不脫衰者乃古禮也古禮之不行已數千年以朱子之大賢尚不能復古以墨衰出入矣今人不顧前後而帶經出入者乃生乎今之世反

古之道者也吾兄以此爲禮之當然恐未三思也到家卽成服之卽字非吾意也浩原考家禮而加之矣但家禮與古禮稍異恐不能一遵古禮也朋友麻之說載在禮文恐難違也

守令之饋云云者似未穩云故已改之耳但吾兄以爲守令假要訣費錢財作美饌此則過憂也瘠民肥已媚竈之徒乃讀要訣而遵守乎

祠堂叙立之圖鄙意諸兄當稍前諸弟則旣立於主人之右不必稍後

脯稱佐飯似未穩但設饌依俗禮故易以俗名耳

經旬當依舊文

朔望用紅直領者取盛服也

時祭用分至是程子式也大書何妨

祭禩恐豐于昵也 題贈當添入其儀

墓祭既已兩度再拜而旋又參神恐非禮意

喪服中行祭儀謹改之

右叔獻書別紙也論所作擊蒙要訣非是處所答做
官多事不省古禮忽忽說過多不是其後一一遵吾
言欲改云而未及改甲而辭世悲哉前後吾說詳在
禮問答別錄 六卷四十二板以下

記栗谷書後

屢承手翰良以為慰頃上鄙答置于尊仲氏第未
知下照否浩原誠是不世之 際遇更無進義之
路猶懷退縮之計可憫然終必不得歸去矣承審
衰病之相已現不勝歎慮 亦世間百味皆淡此
非學力乃老相也任運遷化奈如之何哉小學方
有所較正故不能送上恨無副本也別錄答上美
味隨得隨盡可笑小文魚二尾汗表良愧十二月

三日 珥

六冊十一四十一又下(書四十五)左
栗谷全書

鄙人引接後生之說亦浮于實而初入京時多有

來見者到今漸罕矣氣常不平仕罷必卧痛雖欲吐哺筋力不逮可憫所謂欲引用者指何人耶雖欲用某人豈敢先唱于街路中乎僕之迂踈涵之好酒原之退縮皆誠可憂矣應接務簡敢不佩服此為始病之書先知任運遷化而後月長逝每一開見悲慟如初

答希元書

千山白雪樵汲路絕守寂寞安淡泊頗得靜中意味恨不得與同志共之也洪生袖傳書謹奉日間交道之分離時勢使然也豈今世全無好底人之致松江

之言偶爾得中幸為我謝之無以子貢之先見為多也自非豪傑之人莫不勸沮於一時之向背只恐向時有志之士日喪前得而更無收拾於桑榆也惟僉公卓然有立定脚跟務真實以古人自期待日有所事勿以艱危而撓其中勿以非笑而迴其功千萬幸甚鄙人身病與世謗日積每念溘然夕死而終無所聞抱羞於無窮也敢以自勉而未能者相勸於僉公也此外紛紛固非在我分內事却既不得而取之亦難願勿掛在靈臺而以為損益也近觀僉賢書札每以外患為憂而無一語及問學上質其疑論其得或

慮已爲禁廢而不能特立於亂流中也周文演易於
幽閉而僉公在明窗靜室中反欲停之耶謹復

答浩原書

冬威已嚴兩成浚蟄遙想如何苟能遲一死於今冬
則明春趁早哭奠粟谷枯土投溪上信宿伏計世亂
客斷身病事稀閑中真味淡泊愈浚噫吾人所患只
在自家所養之如何苟有所樂外物榮悴無非助我
者也今聞吾兄故人李潑一經席上詆斥吾兄等事
恠駭恠駭鄙人以草野孤蹤名字亦出入其中云呵
呵禍福在命何敢尤人謹拜謝

答浩原書

日間嚴寒羲之所謂五十年中所無以僕難堪益想
吾兄攝養之如何也屢承吾兄苦於呻痛寧欲一死
悲歎悲歎但此非欲之而得避之而免者也只合任
彼所爲而不容吾力而已近間兄札危辭苦語令人
動念無乃兄於此境界或不能處順而先爲之期待
耶雖與世之欲長存久視者清濁不同恐非守正聽
天之道也屈指明春日子尚多僕亦身病比劇痿摧
黃枯氣不持體得相保護以圖相見於和妍之時亦
未敢爲期也既到窮谷回看初志今日所事無異昔

水一戰惕然兢惶若無所容措李生來王音頻在病
懷若蘇爲賜不淺謹復

答關北按使鄭季涵書

聞披風采北塵乍息讀書人不動聲色之威亦可想
矣屬望非輕益礪筆畫以雪宗社之羞幸甚某白
首垂盡身在病席雖欲一試戰陣之勇亦末由也已

答浩原書

千萬望外忽領李生袖間手札開緘展讀不覺喜
慰之淚恭審臨到舊宅起居萬福欣慕不可喻渾
今年五十一比前歲更減九分氣力焦枯柴毀面

如黑鬼脛如瘦竹長卧昏昏不能看一字書疾痛
之苦旁人亦不能知也雖然尚賴一事得以連命
賒死天公之饒我於是而極矣幸甚幸甚一事云
者自今年來柴門晝關無人來叩自朝至暮無非
閑卧之時唯有溪聲鳥語歷於吾耳此外無餘事
也取一束紙置諸床頭以擬書來報答而近百日
不用一片手之閑可知而心閑誠可樂也新造學
堂未完僅得設板于中央晝卧其中清風徐來天
下之勝亦無以加此矣城中浪子輩相笑曰今日
安有一人書生往見汝者方教汝作書院守直好

守窻戶也僕樂應之曰是余所欲爲也今亦卧此
堂中書此書可謂書院之守戶也聞季涵今來高
陽墓下旁邊着一紅粧遲回眷戀不忍南去諉曰
無僕馬又曰天熱想秋冬間必不能渡漢水天下
安有如許極好笑耶栗谷以此公爲賢不顧其身
之危辱而與舉國之人相失者專由此公也而栗
谷死後遽敗素守爲後日千古笑囟每一念之不
覺痛恨也安習之處送弔狀後不見渠答謝之書
未知如何經過澆念澆念渠所謂我負栗谷亦有
事段後日相見時當一道之然遽執此優待以負

死者而自謀脫禍則豈非待人之薄耶今日僕其
能脫禍乎大抵此友用心過當優以姦邪無狀待
平日相善之友而亦不少惜此爲可歎耳然任渠
所爲何敢一毫分疎於其前耶且聞狼川事將不
輟計是天公使兄復作辛苦於老境不得安也如
僕一生孤獨獨立山谷中舉一世無一人相友知
者如兄又遠送狼川山中亦不得數歲一相接也
信乎命之窮也奈何奈何秋來倘蒙一臨南村孤
墳之前因來一訣病人則亦幸甚也李生之回作
書付此未知能達於左右否也千萬不能宣寄乙

酉六月二十二日渾拜

滿紙情語令人起懶海珍三十亦念病悴心神形骸
內外受賜為謝不淺僕前月舟返故里擬哭粟谷新
阡信宿溪上聞迷子外祖病重未暇他事歎恨歎恨
下示李涵事惕然增愧屢煩鄙書規戒微言不足為
動觀其辭意變無以天理人欲分界相爭之道奈何
更為亾友愴懷焉願兄極加嚴辭不以數為嫌不以
不聽為阻且進退有義不可毫髮容私而吾兄每有
圖便厭煩之意致此狼狽洩以為念養疾有效一來
陳悃未辭就閑於理似穩已往之悔追思何益末路

極險如我衰朽永斷與親舊通信空忘之擲之不之
齒論於短長間也然且云云未知終欲何為也謹
復

答李仲舉別紙

山補時
按嶺南

一風化政刑之源在吾方寸至密之地邑宰震懼惟
恐不善其不在我乎治人本於自治正物務在正已
一酒色二事百行之賊酒以先主之終日不醉為度
色以先正之禽獸不若為戒
一監司而邑宰邑宰而吏胥以至里正等數分明條
約嚴正可以成績

一列邑之可立而未立之規可革而未革之弊令邑
宰一一自思而自錄之又各邑各面各里可立規可
革弊令其面其里大小貴賤各自一一齊議鄉長有
司及凡民之曉事可應對他日訪問者令各押名署
以呈擇其切急先馳文相報答以施焉餘則咸議定
於迎命之時大則驛聞小則立變凡不盡心及或私
漏不盡者摘發治罪

一列邑之志學者隱逸及有行者有才者各其守令
各面雖小必錄卽報監司以待監司之處置志學志
于道學也隱逸抱才德不出也有行孝子順孫烈女

孝婦友愛忠信也有才畜奇謀遠略能文章善射御
也可致者當致于公不可致者監司親往訪問焉
一令列邑採訪老人男女七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廢
疾飢寒無所歸無所養及處子年二十以上過時未
婚及已死真儒隱士名宦忠臣義士孝子烈婦子孫
及妻妾及墳塋所在不拘年代遠近一一詳實錄呈
而或設燕尊享之或以時賑救之或助禮物勸婚嫁
或送酒食除徭役表章之或具酒饌奠祀而修其廢
等差隨空連上有遺不實有罪
一爲政通下情爲急然惟公可以察之

一 至誠空無不服故古語云防小人密於自修
一 營吏之有才能者例多恣橫待空嚴明薛文清公
曰一卒頗敏捷使之稍勤下人卽有趨重之意余遂
逐去之當官者當正大光明不可有一毫偏向此可
爲法

一 勤而廉明可以濟事廉明之要在無私心

右十條想在明公度內重違勤教敢錄呈萬一條在
方寸及末端無私心二事僕方致功於屋漏而未得
者獻於故人而求勉焉幸勿以人所未能而反求他
人爲忽也弊寓荒涼草樹茂密高軒遠臨無以爲謝

答浩原書

白首爲別後會無期千里寄問慰懷何言去歲荷盛
念情問疊至機中卷織之貺杵下分眷之錫連辱習
坎之中令胄勤訪不怠清詩勸戒益淡不寐興歎之
教破家相容之許穰及無狀尙闕一謝雖緣蓬飄南
北輸悃無路耿耿于中負恩不淺僕方圖扁舟浮海
以絕人世生可以追樵源之跡死終爲魚腹之魂生
逢 聖世事至此極未知自處於事理何如也僕之
多病尊兄所知靜坐一室亦知死日不遠何況毒霧
瘴烟鑿谷架巖能忍得幾時而徑死耶如或此計未

遂則一夜投門長對舊儀淚閉堅坐主客為一身生
而入死而出永無相離之恨亦一計也悠悠何既謹
謝

答趙汝式書

吾與兄別今五載矣閉身習坎吟病守寂罪積于天
萬事何言會奉慙懃情訊出於衆棄之中不一不再
尚稽一字相報實非翳桑困乏都忘舊義而然也亦
非學書不渡淮之古規也向者吾兄瀝膽剝肝扶危
於未亾寧忘吾身而不負吾學犯諱孤言猥及無狀
此皆為國忠憤大公至正無一毫有所私念於微物

者也淡慮鄙文字一到兄邊有浼清明直截之氣像
而亦欲自處得叔向無私謝之意也幸勿為訝於隔
絕多歲也且聞舊友對僕說數句亦入兄疏中兄何
從得此耶至瀆天聽惶悚惶悚朱晦菴曰顏子曷
嘗敢是已非人而自安於不進之地哉敢以此言為
今日自勉之訓而交道之分背不欲與懷耳但僕禍
迫膚髓子子孤影飄落無所生逢聖世人生到此
亦可愧也聞兄抱戚鴛原天不佑仁何歎何歎叔獻
姪女年僅笄昏喪夫造物偏厄吾濟理不可信兄
使忙迫書不盡情

答浩原書

千里相望死在朝暮三紙情書忽及於溘死之先慰
 懷何言去春松楸之省夜行晝止不測之鋒迫在前
 後非無意一叙而竟莫之就下示心語口不相逢將
 求訣之恨吾豈有淺於吾兄而然哉耿耿于中未嘗
 一日忘于懷也某尚闕一字酬答於親舊間而向於
 吾兄罄竭下情無少避諱寧過切僣而不效嗚嗚者
 誠為荷知之久而收取之濩也及有生盡鄙見不相
 負於冥冥之中乃僕之心也今承兄示懃懇以為實
 心相副未若兄之待僕者然惕然增愧不知所云昔

日禍未及焚坑相期修業進學以延行古人心跡逾
 月未見書則念之經時未見面則懷之逢一事未議
 則疑之行一禮未講則憂之豈燕游拍肩之為比哉
 少日同志亦非不多而或以文章或以美爵交道各
 異僕雖無似與吾兄及栗谷忝在相觀之末策駑專
 心不以外物嗜欲有所天闕者于今三十年有餘矣
 不幸栗谷云亾吾兄為世所擯獨立無與僕雖猶生
 遑遑中野未知竟作何山之委骨也頃憑一答書吐
 出誠素反致未盡之教噫至此而苟或未盡何處盡
 其心乎來示如非前言之戲則無奈勉我不逮而益

欲發我於垂死耶無以為措僕南來二脚疼痛不良
屈伸患侵于外病攻于中一死無惜只以於人世有
多少未畢事為慨耳朱子曰孟子自許行王霸不動
心而其原只在識破詖淫邪遁四說病處更以此言
為吾兄一誦焉伏惟畱念已所未能而反以勉人尤
增覲報

記牛溪書後

去歲金集傳寄兩封手札開緘三復不覺悲慨厥
後音徽永絕無異隔世人唯有一念不忘往來心
曲而已今茲魚孝子賁示一封手書發在舊歲之

仲冬廿日披讀寄懷尤極悲酸信後又經三時未
知閑况安佳否吾輩今到白首唯餘一死人世故
舊寧復有幾箇得見書尺亦云幸矣幸矣况世亂
如此彷徨無所求生耶渾運盡垂亾阨窮顛頓理
勢之常耳正月大風火發旁舍父子兩廬倏忽俱
焚傳家書冊盡入烈炎草莖莫遺棲食俱空欲西
入龍川求食奴婢間而腰脊之疾大作今已四箇
月元氣摧殘卧不能起煩熱厭食以勢觀之不能
支矣粟谷大賢一卧旬時優儻然而去如我汚下
得疾久苦速盡為喜而辛苦莫比此為可恨然無

非命也任運安分不敢不自勉焉清詩兩章諷詠以還脫然沉痾之去體思欲步武以伸澁情而神昏困乏不可爲矣習之事不覺痛惜吾輩晚節皆不能保厥初自謂如我無狀負罪稽誅顛沛最大累及師友而以此觀之習之之事尤可憂也庚寅年渾到京渠指我爲趨時嗜利棄背執友又謂渾將加大罪於渠向松江作書求哀渾見之莫知端倪澁恠之而已然故舊不可絕故和顏色而問之渠亦不澁辨以此至今僅能如舊而已何意復向希元及老兄作此態耶痛傷之極寧欲無聞渠之

音問亦不知兩歲矣空仲無恙在永平耳伏惟尊照方痛僅草萬萬不宣戊戌燈夕渾拜前書所見惟金集所傳而已餘未承見良恨此爲絕筆此疾竟不起看來不覺涕零

龜峯先生集卷之六

禮問答

答季涵問

問祥服未有定見黑笠則無義而國俗已久白笠則中朝與我國之制驟則家禮而宋儒以非素冠為論恐不必盡用家禮未定之書今之用禮者先以駭俗為懼此所以古禮之終不得行也苟有好禮一二君子考禮甚精身先倡之則乍然驚駭之餘亦有願慕之者矣今欲略倣黃圖之說以縞冠緇衣素裳承祭祭訖澣衣白笠及哭驟制既苦難

考難行而黃圖之規摹次第實承於朱子晚年則家禮之不甚明備可疑可稽之禮叅以黃圖略其煩而存其大綱推其可行者行之有何不可或以爲黃圖之未證無異家禮之未成哀意竊以爲不然黃氏所編喪記朱子既見而善之則其編中所以祥用朝服一依禮記之說者非朱子所定而何觀其首卷西蜀劉氏之序朱在泣血之記及末卷三山楊氏之跋則益無疑矣圖之證不證恐不必論也歷觀古人論祥服之說喪事有進無退接神不可以純凶故縞冠以示有喪朝服以示漸吉祭

訖哀情未忘故反著微凶之服素縞麻衣是也聖人制禮義意微密情文相稱隆殺得中固不可以私情常識議其方也白笠雖近時人既祥之服殊非古人朝服承祭有進漸殺之意云

答謂家禮之駢制難考欲倣黃圖似爲未然家禮之與儀禮經傳其意固不同也經傳歷集古禮無一段付己意有所損益以爲爲國者制禮之用家禮酌古叅今推以家居已所自用者爲一時當行之禮朱子於家禮非不知直用古禮之爲可而必取司馬氏程氏高氏等說者隨時之義不得不爾也禮自初喪至

虞卒哭受服非一而家禮皆剛是不泥古而從簡也
且喪服之從古制朱子亦有說焉吉服雖已從今制
而喪服尚存古制則不必又變而從今之意也今家
禮祥服已從時制安敢又越而從古乎黻天色也淺
青黑色近今玉色今宜用黻色今冠與黻團領承祭
以從家禮黻幘頭與衫之意而承祭既祭之變服則
雖家禮所無而換却白衣白笠以從時王制而用白
反哭如何白是王制雖非微凶似難議為從國俗用
黑定不可為來示又云成浩原於黻笠有服妖之疑
而欲用淡黑者皆似未穩家禮未盡處固不在此等

處幸勿致疑淡衣雖司馬氏僅用於獨樂園則今何
得用於道上此後朝廷議得申行白笠以黑為非則
善矣白亦反重而黻則不論焉禮家間
自用

問今笠代幘頭未安欲用程子巾如何

答冠巾異制用亦不同家禮忌日行祭時變服黻紗
幘頭祭後是日素服黻巾巾恐非承祭所用家禮歷
言有官無官之用而無用巾處且幘頭實非古制乃
南北朝胡制則今笠之代幘頭亦家禮幘頭代冠之
意也今笠之制似不可論其可否

問家禮黻幘頭布裹角帶之制無官者通用如冠

禮三加之用否

答我國法有官者時散通用紗帽則無官者不得用紗帽家禮祠堂章下有官用幘頭無官用帽子而朱子語類不應舉者祭服亦用幘頭帽子亦可云幘頭則乃是當時上下通用也

問虞後朝夕上食及儀

答以家禮看之雖不言罷而當罷於罷朝夕奠之日以遵家禮而但張先生曰祭溫公朝夕饋朱子有不害其為厚且當從之之語則行亦可也儀則既用初喪禮宜用初喪儀今似不可創作別儀也

問虞後朔望奠儀初不考禮經如何先降而後參

拜成李

浩源叔獻

二侍以先參為得云

答二說皆似未穩三年內奉几筵自虞卒哭至祥禫有入哭而無參神拜滾有其義安敢違家禮而行參拜朱子曰柩前無拜亦此意也子事父母俟起乃拜几筵無拜尚生之禮也

問朔望奠儀欲從初喪未知如何

答虞後朔望奠儀家禮雖無明文用初喪儀太略未穩用祠堂章朔望儀而惟參神之有哭無拜辭神之哭奠之一哭用三年內禮如何

問朔望奠儀今方服行下教而成浩原以三哭似同虞祭未安云未知如何

答如曰朔望不可行參辭則祠堂章有之如曰几筵無參辭則虞亦有之几筵參辭皆有哭而奠之一哭又實用本禮則勢不得不三哭也來亦似未穩

問練後止朝夕哭初忌一日之內自不忍無哭朝夕上食之哭欲於練後翌日止之未知如何

答朝夕哭與上食哭非一件事以古禮看之罷朝夕奠之日已罷上食及上食哭而練後又罷朝夕哭耳今用朱子行且不害為厚之意而既不罷上食於三

年內則是因行初喪禮也擅去其哭未安且三年內無不哭之奠與祭

問練後朔望哭只於其日晨祭時哭之否

答家禮止朝夕哭之下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云則朔望之哭是一禮也奠之哭亦一禮也虞卒哭既有朝哭又有祭時入哭之禮似不可兼行是日曉哭又行奠哭為得

問用牲式國用須全一肩盛別宦家禮別無全薦之文或炒熟或生膾未知今何以為之

答家禮惟祭初祖先祖有用生之文於祭禴曰同時

祭時祭魚肉無用生之文但朱子語類平日所論祭必用生神道見生血則靈似不可不用生也全肩之薦同國禮恐不可用也家禮祭初初前後脚皆作三段

問扱匙飯中西柄之義須是令匙背向西如生人舉匙拈飯之爲乃合而或云令匙內向北如生人所扱而微偃匙柄於西可也恐是非西柄之義答前說飯在匙上將食之狀後說以匙取飯之狀後說似是

問祥日祭之後反哭又設盛祭於舊堂倣虞儀行

事此雖於禮無文恐不得不然

答孝子之情不得不爾但祭則家禮三年內所行已有其數不可疊行倣祠堂章告事之儀告已反哭之意行奠禮如何

問練後上食哭來示藹然忠厚然若曰家禮雖罷上食而今且行之則上食既違禮哭又無據練後止朝夕哭實是大節目則上食之哭非朝夕哭而何示三年內無不哭之祭者誠至論也然安能灼知古人制禮之意而循吾意見耶此是超詣者能之敢再稟

答未止朝夕哭之日不以上食哭為朝夕哭而必行朝夕之哭又行上食之哭則今安敢用止朝夕哭之文并罷上食之哭乎上食實初喪之禮而延及練後是固未安然自宋時已為見行之禮朱子既有雖行無害之說更不論哭與不哭且家禮於三年內奠祭皆哭今若無哭設奠則是無乃未安耶朝夕上食事生之禮也奠跪想慕之際自不可不哭如曰上食非禮而罷於虞後則可矣今既不得不行而欲四哭於前無一哭於後甚無漸殺之意朝夕之哭據禮當罷上食之哭因朱子從厚之說行之如何若上食則不

可不哭

問受吊若於親母京家遇客則何以處之將軍文子除喪越人來吊受於廟某今遇客於京尊者諱之敵者謝之如何

答禮異今古且異其勢故舊親厚或欲問孀母病候或欲察孤子疚容拒以几筵在他於情未穩隨時量宜以處勿拘文字如何如何

問所誨正當某亦竟不行文子之事且亡兄禫祭將近而兄妻舅服未除未知如何

答非但尊嫂氏有服尊伯亾靈亦不可受

問祥服曰祥服禫服曰禫服今於家禮大祥章陳禫服云者未知何義至禫又無正服亦何義耶且朱子大全云忌日服用黻紗幘頭黻布衫脂皮帶如今人禫服之制云某竊安以爲陳禫服一句當入於禫章而錯在祥下如飲酒食肉之節也此是大項議論幸乞曲賜諄誨帶用脂皮亦如何又脂皮何物也

答看來家禮禫前一月卜日云主人禫服則家禮之自大祥後禫前所服皆稱禫服無疑禮於喪受服多節今皆刪之朱子用司馬氏黻制而從俗亦豈苟然

若如所示黻色空在禫後甚無謂且卜日之用黻語又誣矣別無他義而何敢以家禮皆錯云耶用黻於祥空無他論家禮云布裹角帶則今有官用此無用白布如何脂皮家禮所無空不用古有脂韋之語必入脂皮也韓詩曰行行正直慎脂韋言其柔也

問反哭之祭做虞未安來教極當欲一獻文告反哭服亦欲用白而直領團領何可爲用漢衣則已知未安云云

答團領時用之尊服用白團領如何

問祥後上食據禮當罷然乍離空山來歸故室神

道人情依違感痛固不是初既反虞三年行事皆
於舊堂者之比欲行之未知如何如某且無耐廟
禮奉安別室耳

答家禮節文甚詳既撤几筵則雖奉安別室几筵猶
在而實非几筵也是則几筵未撤而猶撤從禮為正
問祥後罷上食情有所不忍初欲從俗而不罷今
承來教已得以禮斷情且祥服男子既用黻制婦
人服如何家禮用鶯黃青碧儀節用白衣履未知
何從祥後晨參拜用直領朔望奠用團領如何
答婦人祥服家禮亦有皂白等語參用儀節如何以

今所用則青碧似吉不可用也今世以直領代用淡
衣已久晨謁用直領朔望參用團領似合參亦有用
淡衣之語參用直領亦似無妨而但有官者則似略
未安

問出入之告若經宿以上則用家禮祠堂章焚香
告由以行耶某則只行參拜未知如何

答依家禮祠堂章似合

問先親生日祭儀如朔望奠而不設飯羹何如家
禮會成有生忌

答家禮祭有其數無先親生辰祭

云祭不可瀆只祠堂章奠無定禮有俗節之獻倣此
行奠禮如何稱生忌用祝似難行矣

問四時卜日環玦古者用玉今中朝禮以老竹根
微彎者爲之長三寸許徑一寸許先栽刷根節瑩
爭而中剖之以爲二常置之盤中同燭臺香爐香
盒等物供于神前盤徑一尺二寸圓周三尺六寸
底蓋相合用時開盤取玦祝而擲之以卜吉凶其
法一俯一仰者曰聖卦是爲吉兆兩玦俱仰者曰
陽卦俱俯者曰陰卦俱爲不吉以竹根制如右用
之恐無害

答來示亦無害但不如盡用古制今世無用玦之家
某亦欲用之而未能果也朱子亦曰卜日無定慮有
不虔又欲用二分二至而又以或值忌日爲難將此
數段酌處如何

問三年內時所謂四名日行墓祭倣虞行之今更
思之非虞祔練祥而三獻無經據欲一獻如何
答來教似當

問三年內墓祭灑掃前後兩再拜似是平時禮今
日在墓側每日灑掃則此一節略之何如然則只
當俯伏否

答灑掃及兩再拜固宜略之但先俯伏一哭以行參神禮又奠而一哭又辭神時一哭凡拜哭做几筵禮如何三年之內似不可用事神禮故也

問國恤卒哭前大祥祭揆之古禮固難行矣然今不可一遵古禮未知當如何

答古禮爲君母不杖舂而臣妻無服記云於所祭有服則不祭哀侍先夫人則當享而哀侍則似難行矣今國恤在殯雖祥祭都下大夫之家似難行矣家禮之祥忌日也忌日略行奠禮告不得行祥之由用古禮卜日行祥於卒哭後似無妨未知如何

問國衰未變用黻何如

答何得用黻恐未安也

問祥祭後奉神主權安于祠堂東壁下西向禫後行祫奉安于府君櫝內如何

答於曾祖妣龕內略用祔禮行古禮之遺意如何

問祥後禫前朔望參禮如何且未祫而新舊主同享一堂如何奉新主正寢伸情事如何

答參室一如平日祠堂禮旣行祔禮似無不祫同堂之嫌奉正寢別祭未安家禮不如是渎思禮文本意如何似豐于呢

問禘祭馮善儀節在禫前未知何從也

答當以家禮為正行禫後無疑橫渠說及朱子論甚詳皆三年喪畢行禘云三年喪以二十七月為語二十七月豈在禫前

問因時祭禘否別行禘否

答朱子大全云無明據以義起可也某家所自行則從家禮三年喪畢有禘之文

問國恤中朔望叅改題時服色如何

答禮宜用黻而白乃今之國喪服改他似未穩國燒不可用行家祭白亦接以古禮難用但今國法土族於國喪墓年白笠而卒哭後許祭則以白行祭國已

定規似不可改矣

問國恤卒哭後禘祭與時祭猶可行否

答古禮則不可行國法若曰行之則姑依從法未知如何

問如古禮則國衰未除不得行私喪二祥明矣然今人行不得示忌日略行奠禮又卜日行祥雖古意似難行未知何如也某以在服中國法不得服國衰恐有別也尊季氏以私喪祥祭并有喪皆行而惟君喪不得行以小君喪異國君當行祥祭云此論如何

真善集 卷之六
答小君國君雖服有輕重同是國服且今國法卒哭前不得行祭以大夫違法而行不可如曰卜日行祥又有未穩則祥日告文並告以國恤不得備三獻禮之意設奠脫衰如何如何家國異禮小君服雖輕行祥於殯日未安

問示於祖妣龕內略行祔禮以遵家禮遺意但廟只有亾親舅姑神主恐難強行此禮

答果如所示祠堂東壁下前示西向之位亦似可矣
問國恤卒哭前撤几筵行入廟禮如何

答祥若不行則入廟禮宜在他日今若行祥則入廟

禮宜在其日皆在行祥之日此不可與祥別論也

問祥前一日告明日入廟辭當如何几筵則不告否既入廟別無奠告只待朔望行參禮否

答入廟後奠無文似只待朔望入廟几筵之告祠堂之告皆做有事則告之禮如何告辭用古意自述如何

問馮善集說中大祥祝文比家禮有增損用此如何家禮所無添用如何

答今看朱子祭文亦不必無加損於家禮且何必一遵馮善用已意增損合宜似亦無妨

問示卒哭前不宐服黻當用白苧布裹紗帽布裹
角帶燕服用白笠白帶一以遵國法如何

答古人君在殯行私喪殷奠當用何服是必脫國服
服私服明矣但黻旣向吉似不可奪國凶用家吉今
之用白如曰國喪追服則不可用承私祭如曰國法
以白定祥而用則白是純凶何必家中承祭亦用違
法之白國服中行祥如是多違今旣然矣寧用來示
白色等服如何

問初以示意示成浩原浩原以示意合義今又見
季氏所論以季氏言爲合云不審如何季氏云在

父喪猶行毋祥祭小君喪替服則何得重於父喪
曾子問只舉君喪不行祥祭云小君替服恐不可
並論也凡五服之喪皆廢祭而並有喪喪祭則不
廢故君在殯猶許行私喪殷奠昆弟在殯且許行
祥祭替服在殯廢凡祭禮也許行祥祭亦禮也會
子問君喪云者與小君喪必不同矣家兄所論不
同鄙意更議如何云云

答君在殯許行者奠也在父喪行毋祥者無所壓也
小君喪之與君喪固有輕重欲待替年服闋而行私
喪則是誠引小君服同君服也今國祭亦廢而大夫

家於都下敢行三獻私祭於國有殯之日情義未穩
私喪與國服禮有所異似難直行私情小君服非國
服而何小君之在殯不行私祥國君之喪不行私祥
既有輕重懸殊何有同之之嫌

問禘是四時祭也否復寢宜在何時

答禘祭之於四時祭同不同在朱子亦未定也然觀
答胡伯量文意則非必欲行喪大記疏說也答李繼
善書引橫渠說三年後禘祭於太廟而周禮亦有此
意云三年喪畢朱子之意亦欲有祭則是乃吉祭也
朱子於答伯量云以義起者是欲於禘祭後復寢也

朱子家禮祥禫等禮皆用倣司馬公書儀而飲酒食
肉復寢在大祥下者此是錯簡無疑小學是晚年書
引書儀禫而飲酒食肉亦無復寢一事則飲酒食肉
是禫後事復寢是吉祭後事明矣丘瓊山儀節移復
寢於禫後亦非朱子之意也且必欲待四時吉祭之
月祭而復寢如疏說則又似未穩今宜禫後禘祭而
復寢也且禮大祥後復寢云者乃復殯宮之寢云古
禮實難究講今從朱子所定如何

問 恭懿殿奄棄長樂僕適以姊喪到洛下既非
前銜欲入高陽宮成服赴 闕則凡百多有所碍

某頃以一書具道盛意於浩原答云國母喪較輕
不可以此呈身躡朝班也司馬公遇神宗喪疑於
赴闕明道勸入臨亦爲世道此足據依云未知如
何

答司馬公是在洛時也不可以爲證尊侯若在南
鄉則是矣今以私喪來在洛下嫌於進退遭國服晏
然於十里之地一不赴 闕殊失情禮以前銜例成
服於 闕門外似合義

問如我秩高人帶職居鄉遇正至誕日恐不可全
無節次入州官叅望 闕禮否不然無以伸臣子

犬馬之誠未知古人遇此何以處之此非載於五
禮儀又非如我病重人所能遵行然欲預講定幸
示下趙靜菴謫綾陽時缺墻北一面以望北云爾
答或自乞退歸或以官事在外則固宜入州府行禮
今爲世所擯似難入官舍行之靜菴所爲精忠所激
出於常儀恐不可援以爲例

問再暮而返魂祔祭行於何日几筵之撤當遵家
禮耶仍設几筵至於禫後此今世之所行踰大闕
斷不可爲耶時制祥而白笠烏網巾其無好耶
答朱子云旣祥撤几筵其主且祔于祖父之廟俟三

年喪畢合祭而後遷今者返魂在再暮祔祭似當在
撤几筵之日夏設几筵之俗禮似不可行白笠之日
僕曾自行則用白布網巾且古禮接神不可以純凶
故家禮之黶色承祭乃此意也用黶布冠承祭祭畢
着白笠既用古禮又用國法似合情禮僕曾自行則
如是團領亦以黶與白視笠焉

問家禮斬衰條下經帶散垂三尺而無復絞之文
三年不絞則無哀殺之意卒哭乃絞則非禮經之
旨今者乃絞於成服則無乃違家禮乎以此一事
頗覺未安今見胡泳問於朱子朱子曰經帶則兩

頭皆散垂之以象大帶又曰此等處註疏言之甚
詳然則三年散垂不絞乎註疏何以言之如其違
禮何以處之且欲用油灰未知如何油待陽而乾
冒陰而濕十丈黃泉豈有陽暴而油乾之理乎家
禮亦用油灰其意如何且喪人欲廬墓側時以展
省其情則哀而其禮則古人亦有行之者然上有
老祖母病偏毋不可久離而喪人欲守墓者未知
如何

答禮經腰經小斂時散垂而成服時絞又啓殯時如
小斂禮還散云家禮則成服散垂夏無絞禮又答胡

真卷之二
泳問一說甚似孤單小歛變服及啓殯變服則家禮所削今不更論只成服時絞禮經也絞之似合若從家禮文散垂於成服則又當絞於率哭油灰既非古禮又典賣家產以成之亦非古禮也莫如不爲今人或用者得國葬多財力故耳更思之廬墓一事鄭孝外舅承旨前已修書言其難行鄭孝既有病偏母又有年高王母兩世一身醫藥奉養皆無所賴須從禮返哭而結廬墓下時往省拜以優孝理如何

問亾兄題主兄妻在奉祭祀者有孀辟之稱而未聞今亦行之也如此而猶旁註孝子某奉祀耶妾

子亦稱孝否

答禮婦人無主祭之文家禮云主人有母則特位於主婦之前於此可知其有母而子爲主人之意也主人之旁題稱孝子亦家禮也何得違之妾子奉父祀者爲其生母不敢服其喪則古禮之妾子無間稱孝亦可知矣孀辟之稱恐非謂此也

問亾兄率哭後家廟時祭來月二十四日率哭率哭後晦前無丁亥可祭日奈何三獻乎止一獻不讀祝乎用何服色

答示雖無丁亥既當行祭則做卜日之至下旬不卜

之意告定可行之日而行之恐無害也孔子曰宗子
死稱名不稱孝註云但言子薦其祥事疏曰不言介
宗子死不得稱介也然則宗子喪畢改題先世奉祀
者然後可以稱孝祭祀則禮云攝主不厭不毀受胖也
不歸肉攝主謂介子代孝子者也朱子欲喪內於卒
哭後用墨衰祀廟又於子喪不舉盛祭用滾衣幅巾
致薦並此意參用如何

問發柩日四更頭在家行朝上食而出及墓臨壙
更無上食節次至於終日而後虞上食人情不安
奈何鄙家前後喪一依禮文而情則未安故云

答虞無上食之文具饌進饌皆無飯羹而侑食亦無
扱匙飯中之節至卒哭始有飯羹則虞無上食亦明
矣但食時上食乃初喪節文也及墓亦當如是無疑

問朞服卒哭後家廟晨參及出入告用黑帶否

答此非入廟接神之比白衣白帶恐亦無妨

問兄妻在是曰主婦主婦奉先世神主祭祀則三
年喪畢猶不得改題主只輔佐主婦參祭而已乎
然則祝文題辭何以爲之

答此段則於答第一第二條甚詳兄妻何得爲主婦
耶可以參定第一第二條在上一問

問家禮主人以下各歸喪次註大功以下既殯而歸居宿於外三月而復寢云云是不用喪大記替終喪不御於內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替者大功布衰九月皆三月而復寢之文耶家禮則不言替凡替皆終喪不御乎又大功以下總小功更無分別則大功與總等是三月復寢乎大記則父在爲母外凡應服替者止三月不御乎止言大功總小功之不與可知也且齊衰替布衰九月之文未曉焉伏乞詳示

答喪大記曰替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云

云其義曰替無居廬而終喪不御內之節惟父在爲母者爲然也爲妻者爲然也其外則自齊衰替之重至大功布衰九月皆無居廬終喪之禮只三月不御于內云也且齊衰替替服也布衰九月大功服也替服自齊衰三年制未有變故稱齊衰替大功始用功布故稱布衰九月言止于大功則其下之不與何待說爲家禮註未備如此處以喪大記爲補庶乎得中也

問前前監司啓聞道內三陟 穆祖皇考皇妣陵墓頽圯既無碑文又絕香火其時禮官啓曰周以

禮記卷之六
三十一
后稷配天而姜嫄以上在推不去之中我朝追
崇四王陵寢一年一祭外不及於他祖宗未嘗行
之禮斷不可行也今欲更啓而修改陵墓一祭之
未知如何

答修陵墓之毀追崇之祭自是二條子孫安可見先
墓崩毀而晏然不修曰是乃遠祖不在追崇而曾不
顧惜之乎周祖后稷祭以天子之禮者非謂親盡於
后稷也以后稷始封于邠爲周始祖而后稷之上皆
自爲帝故也若如禮官之言則周見帝嚳姜嫄之墓
崩壓而無意修治耶修治而設祭一告者禮在修治

而亦非追崇之祭也混論而并停修治甚似無理且
后稷之封於邠在唐堯時歷唐虞夏商世代極遠而
猶祭之安敢忍見 穆祖皇考妣陵毀而不之致念
耶宜速啓行無疑

答浩原問

問國喪卒哭之前大小祀并停故 國家陵寢香
火亦絕然則人民在畿甸之內者如正朝寒食等
節祀可以祭其先墓乎此義殆未安而亦無所見
於禮經疑而未能斷也時祭言祭也雖非朝官服
衰者固不敢行也至如朔望叅忌祭亦可略設時

物行奠獻於家矣以此推之墓祭亦可倣此而以
陵寢廢祭臣民獨舉為未安尊兄有見於禮經可
據者示以定論至祝至祝嘗見禮記被私喪而服
君喪者不敢行練祥之祭俟君喪畢卜日追行無
官者不在此類然則朝官與士民固異然畿甸之
士又與居遠方者不同目見 陵寢廢祭而舉先
墓之節祀亦有未可乎伏願詳證而回教至祝至
祝季涵尊兄今在何處儻與通書并及之博採衆
見何如國喪非朝士而行素當何如以成服為節
則太早以卒哭為節則太遠禮家因變除之節而

為之禮則成服卒哭之間亦無可據之節伏乞諸
誨且五服大功以下月數當從受服日計之耶抑
從死日計之乎人有月晦遭服者難於計月并乞
据經批示

答國喪卒哭前大小祀并停云者五禮儀本意則是
舉國家之大小祀也於士庶無行廢之定革野民庶
當以古禮為準禮國君齊衰三月君妻君母無服但
禮於所祭有服則不得行祭所祭之祖考若有官而
於禮陟 懿殿當有朞喪則祭似難行惟朔望祭朱
子身有重哀者亦欲使輕服八廟行之則所祭雖有

服而奠之行無疑矣且朱子於廢祭一事深以為重於古禮之斷然不可行處每眷顧欲行之則忌祭今欲薄設只行奠禮而告文並告國喪在殯之由墓祭亦欲如忌祭之儀惟魚肉卒哭前國禁恐不可用也朔望之只設酒果又當如禮無所損益行又何嫌禮有等級父或有廢子或行之君或有止臣或為之何可以陵寢之廢為難行哉國既無禁推古禮斷以朱子之意茲欲不停焉李涵曾有所問亦以報兄為報渠頃以欲遵鄙見為報矣教行素冷一條非有官者當以情意氣力為視自卜遲速只恐尊兄既一謝

命非如僕凡民之為比也示禮中因變除用酒肉之節於無服之地恐不可尋也當以義起必欲卒哭後則太晚而過君喪三月之服宜於成服日後自酌其宜而止爾示大功以下遭服於月晦者欲從成服月為計云情雖未闕而義有不可替以上既以死月為計獨於替以下忌殺處反以成服為計為未穩而又非喪禮有進無退之義恐不可引而長之日數雖小宜以死月為準

問今時祭禮設饌無一定之規如吾黨數人家亦有異同處殊欲講究十分精當以定垂後之規伏

願詳示尊兄宗家祭饌數作小圖以送至祝至祝
魚肉恐非生魚生肉兄用何許乎前見鄭道可言
家禮祭饌圖脯醢蔬菜用六品却是古意非俗饌
也是以吾用脯二器醢二器蔬菜二器而不用今
俗盤床之羞去清漿不陳云云未知此言如何鄙
意以爲脯醢蔬菜相間次之者却是宋時之羞也
於何見得古意乎去清漿不陳則時羞有未備也
渠却不以爲然矣又欲作正寢于祠堂之前以太
廟祫享昭穆位排列高祖居奧而東向其餘昭居
北穆居南以祭之云同堂西上之制雖曰習之陋

而程朱以國家未復古故不敢私爲古禮之正則
今日行之無有干僭未安之義乎伏願批誨何如
渾家用五色果脯醢蔬各二器湯三色爲二十五
器或恐過優不儉謹作圖以上伏乞證示

答祭品用生魚肉與不按朱子曰大抵鬼神用生物
祭者皆是假此生氣爲靈古人釁鍾釁龜皆此意也
又家禮之祭始祖亦有用生之禮又溫公祭儀亦曰
用生然則家禮之四時祭具饌汎言魚肉雖無用生
明文而以義推之則用生無疑也但今世私家窮無
省牲之禮必以生爲式恐難爲辨朱子又曰但以誠

敬爲主其他儀則隨家豐約如一羹一飯皆可自盡其誠以是論之則省牲之家可以用生而自其下則恐未能也不品數多少某宗家所備一以家禮爲準而於常食品數不能無加減者以四時時物亦或不同故也朱子語南軒曰於端午能不食粽乎於重陽能不食茱萸酒乎不祭而自享於汝安乎以是看之隨時物薦享或恐人情之不得不爲者也如是則鄭道可之不設清漿與非俗饌之語皆非朱子意也朱子又曰溫公祭儀庶羞麵食共十五品今須得簡省之法方可以是看之雖豐於奉生而不煩之意亦可知

矣又鄭道可位次欲從昭穆之未安誠如來示又作正寢於祠堂前又非家禮立祠堂寢東之意似難爲用朱子曰家廟在東此人子不死其親之義也恐不可擅改也來示祭器品數圖清漿置東失燥居左濕居右之意似未合他皆與某家所行相符且看古禮醬爲飲食之主宜居中云云

問小斂變服斬衰用環絰白布巾腰絰帶散垂三尺具絞帶此禮見於丘氏儀節而喪次無儀禮不知經據未知此節一出於儀禮而以補家禮之闕者歟免布家禮只用一寸絹裹頭而丘氏用白布

巾以代之何歟家禮言露首而丘氏用頭巾未知古禮原委何如腰經散垂只行於斬衰耶暮喪以下亦可為耶以上皆昨日已行之禮而欲詳其得失故敢問 凡奔喪之人已成服後則到家後四日成服禮也若及小斂前則亦將待四日乎抑同在家之人成服乎家禮只言成服後儀節而不言其餘意其初終奔喪之人當不計四日而從喪主成服也伏乞詳論

答環經等變服一節雖載於丘氏儀節而家禮之所刪也自初終至成服其間變服節次家禮甚有等級

不可棄朱子所定而又尋古禮免制度亦宜從家禮而棄瓊山如何腰經散垂詳具於斬衰之下於齊衰及朞以下皆曰服制同上則宜朞以下通用但古禮至成服乃絞朱子家禮則成服時散垂古禮又散於啓殯又絞於卒哭而家禮皆削似是闕文又朱子曰腰經散垂象大帶以是看之似終喪散垂而此說孤單今若從家禮散垂則卒哭後從古禮絞之為可未知如何奔喪人成服之禮雖載於家禮然未詳悉儀禮經傳奔喪條未及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修其麻帶經之日數註

云親者大功以上疏者小功以下疏者及主人之節
則用之其不及者亦自用其日數云從儀禮如何腰
經從古禮成服日絞又散啓殯時又絞卒哭日亦合
古禮

問家禮服位只有襲後為位而成服位則無儀節
既殯之後則似當與襲後為位不同而丘氏儀節
亦無明文今不知何據

答襲後位次南上者在屍傍以屍首為上也殯後
既位于堂下則位次當北上亦以襲時尊屍之義為
也今人多膠守襲時位次而不改於殯前之位取下

者居近屍首尊者又居於下甚不可仍作圖以上

殯位次

北

南

神
次
無次

此非創為乃襲時尊屍之義也儀禮
朝夕哭丈夫位于門外西面北上此
是明文也更無可疑

問神主旁題左右

答旁題宜題於書者之左旁此非並列神主以為上
下位次者也雖居神道尚右之右亦何嫌乎並旁題
為一位者也書者之左筆勢既順而家禮立小石碑

註所云其左非書者之左則文勢逆而不可讀矣安
有一書中一以書者爲定一以主身爲定乎碑身主
身又何異看僕少時問于聽松先生答云已卯諸儒
皆用小學何氏圖以主身之左爲定又看退溪先生
所論亦云用主身之左二先生所論皆似未盡家禮
則用書者之左無疑且主式始於伊川而伊川文集
之圖亦如家禮恐無所疑也世人以家禮圖多誤而
不信其圖至於是處亦欲改之甚未穩又國禮亦用
書者之左

問男子練受服絞帶以何物爲之乎古禮則卒哭

時已用布爲之家禮別無儀節未知何所從乎某
外舅練制已至喪入輩改製衰服葛腰經而絞帶
則通解續却言未詳今欲据卒哭用布例以布爲
之未知如何

答以布似合

問出嫁女暮喪畢月欲製淡甘察黠蓋頭淡甘察
髮縱白布長衣結以易喪服而哭之以此居心喪
未知此制無大悖否

答來示未穩何得夏製喪服只宜不服華盛而已
問旁親服給暇式未知倣自何代豈漢文之詔耶

國家之法豈令給暇而已耶抑短喪如漢文之意耶以爲給暇而已則不應居官之式又少於凡民而凡民又何用給暇耶今俗制旁親服略成風俗固當從之然時制以爲短喪也則豈非未安乎渾今遭重服乃義服也前日季父之喪所見如今不定而又諸兄在上有所拘礙未能制服今則欲制服而義服情有所未盡而又疑於法也但欲服布帶一月厥後白衣素帶終其月數未知如何如此處置無大悖理否某今遭重服以禮揆之且當廢業而一家常有外客爲賓主極爲未安欲於卒哭

之前姑令外舍諸君歸其家未知此意如何朱子語錄有問遭服而祭於祠堂者答以重服百日前難於祭至於朞功總今法上日子甚少可以入家廟燒香拜云云然則似是短喪也

答家禮五服月數明載無可致疑楊氏補入式暇一條本意非欲使棄家禮本文而從此式也况無短喪之據乎此式倣於何代不須議爲朱子以其時人既知斯式而於五服月數及服制生熟麤細甚爲詳密今空從朱子家禮而楊氏補入式暇一條何可混論於五服月數中乎且我國大典亦不曰短朞喪爲三

十日而於五服皆從古禮月數只於式暇云三十日
以下日數則使人人家行五服如禮而國家給暇日
數之如是明可知矣如或一從國典給暇日數則妻
父喪亦用朞制乎式暇日數在職少於非在職是必
國法以在職爲任重而少私喪也所云非在職亦非
如所示小民也疑或解官也或士人也喪固廢業示
退外舍諸賢似合禮朱子既有使輕服者入廟行禮
之語則不必無服然後可入家廟示今法上日子甚
少之語語意於國事既無所避則家廟厭尊燒香拜
似可之云不可以是疑短喪也今見朱子語類有云

橫渠有季父之喪三廢時祀却令竹監弟爲之緣竹
監在官無持服之專則宋法之非短喪亦昭然矣願
勿以疑似者阻其明前之未爲沮於後斷然制服從
禮經月數千萬幸甚漢文短喪雖非講禮君子皆知
不可又况我 國制度不遵漢之短喪明矣乎以明
兄若不釋然則爲一世弊甚鉅

問姊妹夫以姊妹之年紀而爲之序此於義理何
如尹聃之父年後於叔獻而叔獻呼之爲兄坐之
在上云聞之極未安鄙見以爲姊妹爲一位以年
而坐婿與男子兄弟爲一位以年而坐恐得倫理

之正也

答禮左右前後皆得合理是為得中叔獻雖欲尊尹公之父尹公之父安得挾妻年居長我之叔獻上乎來示正合頃見叔獻講其不可答以姊是長我者而姊之所天其夫也勢不得坐其上云吾以為不然似別行之為便而如難別行處則叔獻之坐尹上為是而尹之坐叔獻上為非且禮云女坐以夫之齒今何敢以夫而坐女之齒乎又禮云男女異長

問隣有弱死不得屍其子欲招魂為墓於義理如何此事於人倫甚重儻爾蹉過豈不傷孝子之心

乎

答墓口是葬體魄既不得其屍則不墓似合惟魂無所間為主以祭為得義理之當後看殊葬非禮先儒已論矣

答金希元論小祥練服

前後二札極盡情禮深服禮學有進但練服衰布必欲用生似為非是其意以為總乃衰中精細之極而尚曰有事其縷無事其布則自總以上皆不可有事於布以是為定曰五服之衰皆生也練用功衰則其用生無疑矣是大不然先以用布一事言之古禮斬

衰冠布用水濯齊衰冠以下布用灰鍛治之云是皆織成後或水濯或灰鍛也何以知其然也若皆以此為織成前治絲之事則斬衰之布縷不見水織成然後乃合等殺而麤於水濯之冠也安有不見水織成之理以衰見言之總之有事其縷者是乃治布之極精者也聞今世織工亦然先其絲者為上後其布者次之且五服之衰皆生亦甚無謂儀禮之總冠同衰總衰苟生也總冠亦生也總冠用生而小祥冠用練豈有是理也小祥冠既不可不用練則五服之衰皆生之說不攻自破矣司馬公書儀大功以下用絹若

五服皆生則亦不如是之徑用精也朱子以孰定功衰亦非自出己意無有所據也且功是用功治布則功布之不生亦明矣禮曰既練服功衰又曰以卒哭後冠受其衰卒哭後冠即功衰也功衰是果生耶雖然古禮近古諸儒亦或難知今生數千載之後難可以已見為是空只以有宋先儒之說及朱子家禮為定也朱子於家禮既以孰布定功衰而小祥用練布已質於墨衰之間見成服章下問墨衰條既葬換葛繆小祥換練布云與橫渠用練之意相合焉來示云橫渠無用練意亦未然以鍛練大功之布為上之衣非橫渠之說乎用孰之証

如是而黃氏儀禮經傳無明文云練服圖只據疏家之說而疏說生熟亦未詳悉則未知欲用生者何所取而為法耶因古禮用布之意采橫渠已定之論參以質問朱子之語依家禮功布用熟之節而祥之用熟無可疑矣哀見如是幸勿為訝苟或用生是用斬衰之布於小祥而只以升數為別也夫升數之設自斬至總起於三盡於十五甚有其殺此則朱子之所難分也故朱子於家禮只以麤細為定安敢越家禮而論升數哉且治布等級古禮則有勿水濯水濯灰鍛又灰治之別而家禮則以生熟為定今世斬衰既

用是生而小祥又用是生則是非用斬衰之布於小祥者耶李粟谷亦有用生之示今不暇別錄將此狀以傳幸甚眼昏不一

且止朝夕哭後几筵晨夕禮家禮無文欲行祠堂章晨參之拜則三年內几筵無參神拜朱子云柩前無拜以子事父母必俟起衣後拜則几筵無參拜亦尚生之禮也今欲晨夕入伏几筵前行定省之義既不可專然無事又不可行事神之禮故也未知如何

與浩原論叔獻待庶母禮

禮疑類輯附錄下七板以下

凡禮守名分別孀疑為重故自古禮家未許庶母位

具當從人

胡敦孝婦嫡妻之辨見

綱目五十二中廿二板唐宣宗
大中二年可考六十四冊

次者良以此也禮莫重於祭而祭禮序立之次未有
庶母之位其餘家衆大小之禮具未見庶母之序雖
於昏禮有及中門申命之文此亦非序次也但喪禮
妻婢立婦女之後云云此妾云者乃歿者之妾也於
喪主為庶母以此觀之庶母之不得參於平日家衆
之會者別嫌疑也不得已而參則必在婦女之後者
守名分也或云庶母不當在子婦之後此妾云者乃
歿者之子之妾也甚不然凡喪禮曰妻曰妾云者皆
據歿者而言也何獨於此據歿者之子而為言乎且
歿者之妻率其子婦在次則妾固不得與於其間而

在其後於禮於情不亦空乎且今設若有一家長奉
母而行禮會於堂中則子婦輩亦當聚於堂中矣庶
母若不得已出參則豈可入此堂中耶固當在於楹
外耳今者栗谷以未奉先妣之故而推此楹外之人
處之堂中尊位此豈別嫌之禮也哉經次五等之服
以節中人情而庶母有子然後只許總服則栗谷之
庶母乃無服人也尊此無服之人而壓之家衆之上
是豈節中人情也哉且妾子之為父後者為其母降
服必至於總然後合禮者以別嫌故也何以知其然
也凡為人後者為其母只降一等而為父後者則降

具當從人

弟倫林春著
九世公六甲三第
四第

次者良以此也禮莫重於祭而祭禮序立之次未有庶母之位其餘家衆大小之禮具未見庶母之序雖於昏禮有及中門申命之文此亦非序次也但喪禮妾婢立婦女之後云云此妾云者乃死者之妾也於喪主為庶母以此觀之庶母之不得參於平日家衆之會者別嫌疑也不得已而參則必在婦女之後者守名分也或云庶母不當在子婦之後此妾云者乃死者之子之妾也甚不然凡喪禮曰妻曰妾云者皆據死者而言也何獨於此據死者之子而為言乎且死者之妻率其子婦在次則妾固不得與於其間而

在其後於禮於情不亦空乎且今設若有一家長奉母而行禮會於堂中則子婦輩亦當聚於堂中矣庶母若不得已出參則豈可入此堂中耶固當在於楹外耳今者粟谷以未奉先妣之故而推此楹外之人處之堂中尊位此豈別嫌之禮也哉經次五等之服以節中人情而庶母有子然後只許總服則粟谷之庶母乃無服人也尊此無服之人而壓之家衆之上是豈節中人情也哉且妾子之為父後者為其母降服必至於總然後合禮者以別嫌故也何以知其然也凡為人後者為其母只降一等而為父後者則降

次者良以此也禮莫重於祭而祭禮序立之次未有庶母之位其餘家衆大小之禮具未見庶母之序雖於昏禮有及中門申命之文此亦非序次也但喪禮妾婢立婦女之後云云此妾云者乃死者之妾也於喪主為庶母以此觀之庶母之不得參於平日家衆之會者別嫌疑也不得已而參則必在婦女之後者守名分也或云庶母不當在子婦之後此妾云者乃死者之子之妾也甚不然凡喪禮曰妻曰妾云者皆據死者而言也何獨於此據死者之子而為言乎且死者之妻率其子婦在次則妾固不得與於其間而

之辨見

洋文帝與南粵王書
考朱子以淨先武追廢
呂氏為非皆可考
綱目三冊九下板

在其後於禮於情不亦空乎且今設若有一家長奉母而行禮會於堂中則子婦輩亦當聚於堂中矣庶母若不得已出參則豈可入此堂中耶固當在於楹外耳今者粟谷以未奉先妣之故而推此楹外之人處之堂中尊位此豈別嫌之禮也哉經次五等之服以節中人情而庶母有子然後只許總服則粟谷之庶母乃無服人也尊此無服之人而壓之家衆之上是豈節中人情也哉且妾子之為父後者為其母降服必至於總然後合禮者以別嫌故也何以知其然也凡為人後者為其母只降一等而為父後者則降

其母乃至於總者既後其父而母其嫡母恐有二母之嫌故也必降與父之他妾同服然後方合別嫌之明法矣以此推之先王制禮之微意亦可想矣鄙意栗谷奉先妣之時則庶母雖或入中堂只是犯分矣今日而許入中堂則無乃失禮之大本乎栗谷之欲尊庶母者以謂奉御先君耳以謂奉御先君而加之子婦之上獨不念嫌逼於先妣耶凡嫌疑之禮雖甚絕遠猶有干名犯分之弊故繼母則雖無子服三年庶母則雖有子服總相去五等之服豈不絕遠乎而後世猶有匹嫡之僭焉栗谷乃欲以坐之差後爲嫡妾

之別無乃不可乎自三代至于今日千百載之間行禮與說禮家不可量數而未聞有令庶母雜坐於嫡婦女之間而行禮者區區之意特以庶母未有位次之明文故益信其不可廁於嫡婦女之間也而栗谷則反以無明文而加之嫡婦女之上未知如何朔望讀法之禮廢之已久栗谷獨舉而行之非徒當今好禮之家或慕而行之操筆者必書一儀一動之節而垂作來世之規範矣其爲世教之益大矣然而或失於嫡庶大本之禮則一席之間已作千里之謬始以爲一世盛大之禮而反爲無窮之害可不念哉栗谷

示以尊兄有云庶母可參於餽與宴之說鄙見則不
然既不參於祭之序立而何敢參於餽禮乎祭與餽
之不得參者以無位次故也既無位次而可得參於
宴禮乎栗谷示以庶母常時奉之爲上云云此亦不
然栗谷家奉之爲上者乃其伯嫂氏也庶母則宜處
別房而尊之而已豈得爲一家之上哉大凡妾與妾
子甚有分別妾子則從父故其於五服與嫡無殺妾
則不得從父故不匹於嫡而不與於族是以漢惠之
庶兄肥不嫌於兄坐庶弟如意不嫌於弟寢而未聞
肥等之母得廁於宮中之位次也此其三代之禮到

不得從父
之父當作
夫

漢猶然而今世之人視庶兄弟則欲退之奴僕之間
而推尊庶母則不避與嫡同席之嫌區區之所常痛
惜者也栗谷示以唐世名卿受撻於庶母云云此則
只出於一時情勢而然耳非關禮節矣韓愈拜乳母
云云此亦未知合禮與否但其拜也弟未知坐之一
家之尊位而拜也否鄙意以爲待庶母之禮尊處別
房而上不干嫡婦女下不與婢妾凡一家之事不須
稟而不敢決朔望禮畢家衆以次就拜於其室鄙見
如是更須參量以定至當之歸何如大凡有妻有妾
者或有愛憎之私而不敢犯分者只賴其分甚遠位

甚絕也然而或有非常之變焉待妾之道不以差於妻亞於妻為別必直與侍婢同列然後嫌疑自下為子者待庶母之道亦不以差於母亞於母為別必直與非族同而無服然後名分始定矣今既以妾婢為名而有加之子婦之上之理乎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者是已粟谷亦既有妾妾嫡之分不可不明白矣○某適有故此錄令舍弟將其意為錄者也而准不得餽不得宴之條下文之間語意與某見稍異某則謂參拜乃於庶母房中而餽與宴宜出在後行之高雖高在子婦上而以後為別非混參位序故也此謂

子奉父之主中饋之妾禮或如是而未見古禮未敢為定也

賜喻別紙複玩數過極有說到處不勝歎服竊以禮家無庶母之位非無位也朔望祭溫公儀婢妾在家眾之中凡祭在執事之列故不序庶母位也若果異位而不可不序其隆殺則聖賢之制名物度數至纖至悉豈有遺此一節使後人無所承用耶鄙意禮無庶母位者乃在婢妾之列已明言之也如明誨極分明叔獻見之必起疑端未知答書以為如何也且鄙見欲參於餽與宴者祭與朔望祭

乃禮之嚴敬處不可以父之婢妾尊於其間餽與宴乃一家合同和豫之禮旁親賓客自外而至亦可序坐故庶母可出參禮以展親愛之情耳雖然禮學精深未易窮原豈可据今所見以爲斷定禮有婦呼庶母爲小姑而有服者要當深考禮經參合思繹博觀古事且待吾學之進可也不敢妄爲之論也如何

垂賜批錄精分微意欽仰講禮之至庶母非無位之喻甚明白同居家自當有庶高祖母以下及旁親從曾祖父以下亦各有妾凡序位在婢妾之列而只分

高下之次而已如是則祭與朔望餽宴凡禮無所不可參矣若如叔獻之說則庶祖母在母之上而差後庶母在嫂之上而差後旁親之妾亦各在其班而差後耶所謂婢妾在家衆之中婢妾在婦女之後等云云者非獨指主人之妾凡家衆九族之妾皆在其中亦甚明白未知如何

示諭且待吾學之進尤切歎服歎服不敢自是已見大槩似此而又恐喪母之子奉父主中饋之妾亦或有別禮也叔獻所答連下以上

庶母之禮思之未得其中雖承盛諭旁引曲譬辭

嚴意正而揆之情理終是未安決然行不得略言
其難幸更思而回教如何祭時婢妾立於婦女之
後云者亦難曉解古人所謂婢妾者多是女僕豈
必庶母乎儻使庶母立於婦女之後則非但嫡婦
居前雖所生之子婦亦必居前矣欲避匹嫡之嫌
而使姑居婦後無乃虞舜受瞽瞍朝之禮乎此一
難也庶母亦多般父若幸侍婢而有子者謂之庶
母則此固賤妾不能處子婦之上矣若使父於喪
室之後得良女主饋以攝內政厥父生時已居子
婦之上矣今以父歿之故還抑之使坐子婦之下

則於人情何如哉此二難也父之婢妾則有子者
有服無子者無服矣若主家之妾則乃貴妾也不
論有子無子而其家長尚有服則况子為父之貴
妾豈可以為無子而無服乎况同爨總者著之禮
文恐不可目之以無服也今兄定論以為無服此
三難也古人慕親者所愛亦愛之犬馬尚然庶母
既經侍寢則子不可不愛敬也今以位次之嫌故
使之塊處一室不敢出頭家人相率宴樂而庶母
不得出參飲泣終日則是乃囚繫也於人情何如
哉此四難也大抵禮固主於別嫌而位次相隔則

非所憂也若使庶母主北壁受諸子之拜則固是
干名犯分矣今者坐西壁而與諸子婦相對而拜
則是果相逼於先妣乎以坐之差後分嫡庶云者
亦不然若先妣在則其可坐於西壁而差前乎君
臣之分嚴於嫡妾而君坐北壁臣坐東西壁先妣
之位在北庶母之位在西寧有干名犯分之嫌乎
近世人心薄惡多視庶母如婢妾至於所生之子
亦嗾厥母為婢妾者或有之珥亦見之矣吾兄不
此之憂而乃憂時俗之推尊庶母無乃過乎又以
為庶母居尊則凡事必稟命者亦不然庶母只是

位次居上耳家政則當屬家長母子之間尚有三
從況於庶母乎凡事更歷然後乃知其難吾兄不
親歷故立論甚易若使兄遇珥家事則亦必難處
恐不能信口信筆如此之快也

叔獻所答如是禮雖或過情則可取但舜之於瞽瞍
也舜雖為天子而瞽瞍則其父也妾子則不然既奉
先妣則其生母不得居主婦之前者以嫡母為其母
而嫡母特位主婦前故也叔獻斷之為居前一失也
父妾之無服者必欲有服是亦非禮也同爨之總父
妾之有子者總自是二條也叔獻欲合而同之二失

也欲待吾學有進來教合義而然亦不可不以今日
所知所定為講而取其正也

答叔獻問

奉祀妾子之母固不當立于主婦之前矣亦豈可
立於主婦之後乎不得立於前者嫡妾之分也不
得立於後者母子之倫也頃者有承重妾子來問
祭時厥母之位余答以當立於主婦之西稍前云
兄必非之矣雖然三代以後亂嫡妾之分者多有
之矣若亂母子之倫則人情尤駭無乃母子重於嫡
妾歟高論以行列之多為不可行此則未然若曰

禮不當然則已矣於禮無害則雖千行百列何傷
哉子孫若分產數代則其行列亦多矣豈可以行
列之多而合昭穆為一行哉衆妾亦然苟可分序
則雖多行列亦不可已也大抵貴妾之異於婢僕
三代以來皆然恐不可一切斥以婢妾也同爨總
非謂父妾之無子者也頃豈不知哉禮大夫為貴
妾雖無子亦總妾無子尚可總况庶母之貴者雖
無子豈可無服云爾假曰無服亦當以同爨有服
此則指珣之庶母而言也非泛指人之庶母也
答奉祀妾子既以嫡母為母則所生母何得位居主

婦之前來示既自誤而又教人使誤甚不可此何等禮也嫡母在則宜在母位嫡母不在則宜虛其位安有以父妾僭居母位之行乎生母以居婦後之難宜不出參而已行列之多亦非謂如昭穆堂堂正位也妾既無位而兄自辨別位混於諸位種種多行終不得成禮是僕之未安者也且同爨之總禮文所謂指等輩而言兄欲引以父妾亦似未穩貴妾之稱在諸侯大夫而自其下則不可論也禮有降殺何得混稱貴妾古禮未曾見士有貴妾也凡人於父妾之主中饋者應有別禮而未得其據制禮作樂亦非人人之

所敢爲也莫如於庶母所在房中尊爲極高之位參拜於其中正寢中之私會私禮或出參於後行之高處於祭於婚朔望讀法等禮避嫌不出使情禮兩得之爲佳愛思之如何大凡兄於禮上自生已意頗用活法甚似不當

答叔獻書

論叔獻所述擊蒙要訣非是

五之廿五左

尊兄所論如九容註云足容重者不輕動也若趨于尊丈之前則不可拘此此註非是凡用足不輕而不躡不蹶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當趨則趨以采齊當行則行以肆夏是足容重也若如兄說足容重是半邊

語也可行於燕閑而不可行於接尊丈安有是理註
手容恭云手無事則當端拱不可弄手撫物此亦未
穩手容恭豈但在無事時乎執玉奉盈非手恭而能
乎註聲容靜云不可出噦咳等聲此亦未盡聲容靜
者謂安定辭也且噦咳等聲人所不得不爲者也故
小學在父母舅姑之所禁噦咳等聲安有平居而不
爲之理註氣容肅云調和鼻息不可使有聲氣此亦
未安安云雖有聲氣而當使之肅安能使之無也註
九思之貌思恭云一身儀形無不端莊此亦以端莊
訓恭字不足欠謙遜意故也至如立志章云志之立

知之明行之篤皆在我耳我又何求哉此亦文勢之
誤也不如又何他求之爲合也又革舊習章云時時
每加猛省之功此非無時不習之義也時時字不可
時時字雖在論語書註中而莫如去時時每三字而
下一常字之爲合也又持身章自學者必誠意向道
不以世俗雜事亂志以下至真實心地一段宜在心
術工夫而編在持身雖曰身修在正其心而教小兒
目以持身錯以心志亦不分明大學之言正心於修
身者其章目以正心修身故也又讀書章自小學至
春秋詳玩等說逐條變文或雷同或別無意思非如

韓子所謂易奇而法詩正而葩各稱其義也不如刪
去以避煩文之爲簡也又事親章云今有遺人以財
物者隨其物之多少輕重而感恩之意爲之濃淺焉
父母遺我以身父母之恩爲如何哉等語雖承盛喻
終未解感父子天理也慈母之保赤子豈有計較假
借於其間赤子之愛父母豈有遺我以身之念哉父
子之理寧爲著現雖至愚至微至暴至戾者油然藹
然終無泯滅之理提攜奉負鞠我撫我者本無有求
於子愛念思慕抑搔省覲者亦無圖報之心則以財
物之多少輕重酬恩淡淺之比亦似不當又喪制章

云復不必呼名此亦未善呼名非禮而猶曰不必何
也不必云者猶或可爲之云也宜只曰隨生時所稱
而已且孝子無脫經之禮禮稱雖入軍門不可脫也
而兄云經非出入他處則不可脫也是教人失禮也
今之後學好禮者亦有不得已出入而戴經者頗多
兄說若行及恐沮人之爲禮也且云親戚之喪若他
處聞訃奔喪則至家卽成服此卽字未合古禮奔喪
條云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疏者與主
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註曰疏者小功
以下親者大功以上疏者及主人之節則用之其不

及者亦自用其日數則其禮等級如是分明而兄合親疏泛言曰卽成服甚無據朱子家禮又無舍古禮卽成之文也而強欲引而如此看雖承傍據爲說亦未敢信也又服制月數云友則雖寡重不過三月如此斷定似亦未安古禮於師服自三年以下不定月數者甚有其意師友一體愚意以爲師之合行心喪三年義同生我者是眞所謂師也自其下則皆是友服也友亦情意輕重甚有等級何可以一定論哉居家章云我 國守令別無私捧受守令之饋乃是犯禁也守令之饋除酒肉飲食之外若米菽之類不可

受也此論亦偏若以一國法所禁言之飲食與米菽同一罪也不可分辨也若以時弊言之守令之善事人者必多費米菽以致珍邪異味者比比有焉一啓此門爲宰相者托此論濫受而不辭爲守令者托此論巧捧而無避是教猱升木也甚似未穩酒食米菽咸不可受而或有分厚邑長之能守法者有所贈遺則勿論米菽竊則或可受也何可以一槩論也此條空削而勿論可也祠堂章子孫序立圖諸子諸孫外執事宜直在主人後重行而今移于東不可也主婦後子婦孫婦內執事亦宜重行而今不然亦不可也

諸弟亦稍後主人之肩而今乃竝肩亦不可也設饌之圖脯醢祭物之重而今以佐飯易脯名飯羹盞等亦擅移其位皆似不可祭儀章出入必告祠堂若遠出經旬則開中門再拜之家禮如此而今以月字換旬字亦似不當朔望叅服色以家禮推之今之白直領卽古之浹衣也用白直領亦可不必只用紅直領也時祭之用二分二至不必大書爲式也亦恐非朱子意也或問時祭用仲月清明之類或值忌日則如之何朱子曰却不思量到此古人所以貴於卜日也然則今不可舉是日爲式也祭禩祭之大也而闕不

見錄告贈告事之大禮也題贈改題之重禮也而亦闕其儀似當添入凡祭儀以已見加減處或似未安今不可一一錄稟如墓祭之易叅神降神等處是也如喪服中行祭一條卒哭後以生布巾與衣薦于神主者大違禮制生布巾衣極凶之製也時祭極重之吉禮以凶接吉古無其禮何況今之生布巾甚無謂又無制度旣脫屈冠而只着是巾則是免冠而拜先祖會合之盛禮也安有是理朱子以墨衰行禮是不忍純凶而接神明也古人之服中行祭事其例非一如朱子之使輕服者入廟行禮及橫渠之遭替服三

廢時祀而使竹監弟代行之以竹監在官無持服之專故也先賢處置甚有曲折伏惟尊兄深思刪定勿容易幸甚幸甚兄禮一定不但一時後學之宗師而已可不重哉矣有所論惶悚無已謹拜九容註今看禮記本文亦異兄說兄須更詳之

重答叔獻書

亦論擊蒙要訣非是處

承下札伏審違攝仰慮仰慮山中習靜應事致勞病或空然千萬慎重但外無所事內添身病恐非吾輩之所期待也不食無炊僕安分聞兄亦朝晡假貸貴而能貧一慰一念所示九容所爭只在於偏說全

說之異尊兄既以手容恭許鄙見之是而於足容重獨守偏說未知其可也苟如兄說足容重寧合於靜坐不動時也似不成說近有解頭容直者曰上下正直不動時是頭容直也或揖或拜則非直也此近兄說夫頭容直坐立之時則直上直下拜揖之時則不偏於左右者也以此推之則皆可矣兄以聲容靜異安定辭者亦未知其義也又以安靜辭為語聲低微者以其言也厲為大其聲者亦似未安近來初學或氣感色作聲多低微是可謂安定辭乎大槩兄說主玉藻本註而泥着推不得恐未然也氣容只以鼻

龜谷集 卷之六
息爲定亦恐未穩貌思恭亦謙遜爲主端莊次之者
也時時云者比常字似未恰好故欲改以常字兄以
常常猛省恐其太過而生病所謂猛省者果何事而
恐其生病耶若曰時時亦無時不習之義也與常字
同其義則可也若曰猛省是不可常常可爲之事則
兄說似爲非是中庸之說誠身而正心在其中者誠
身包誠意正心修身也今旣日以持身而引此爲證
似爲未穩讀書章云云者苟欲存之望兄更爲點綴
刪正也又於春秋使學者求抑揚操縱之奧義此似
未盡孟子之論春秋亦不如是朱子之論春秋亦不

如是抑揚操縱於一字加減乃後世不知春秋者所
論而胡文定亦不免此病故朱子詳論其非而至曰
今之說春秋者將聖人之經爲權謀機變百將之傳
以此觀之抑揚操縱恐非聖人之本義也大學中庸
或問皆朱子成書不可取舍而於大學今讀或問於
中庸闕之似空添入復之呼名旣是非禮而兄欲待
兄長乘屋或可呼之而不改云似爲未穩苟或兄長
乘屋則是變禮也變禮皆可書耶禮云侍者乘屋而
兄以尊行乘屋爲念亦未知其可也又况隨生時所
稱云卑幼尊丈各有合稱之號兄何不思之濩也改

之無疑經無可脫之禮而兄擅許脫經於出入之時
既違禮矣何得合禮况一二好禮者不忍脫經則兄
何致憂於反古之深也朱子時喪服有欲用古制者
或以爲吉服既用今制而獨喪服用古制恐徒駭俗
朱子曰駭俗猶些小事若果考得是用之亦無害然
則兄之許脫經恐非朱子意也况今之喪服一用古
制習人耳目篤禮孝子不得已有出入處雖全用喪
服亦無可駭何況戴經乎弼意非欲使人人肆然戴
經於出入時也不欲兄之擅許脫經以爲禮也更詳
之家禮之改古禮雖或有之而家禮之所未改處亦

欲以已意改古禮則無乃未安耶如至家卽成服家
禮亦不如是而猶欲改古禮似爲未穩朋友麻此是
泛說而兄不思禮文本意是似不合祠堂叙立之禮
朱子旣今諸弟稍後主人之右而兄自以已意斷之
曰不必稍後恐其不然又况介子介婦無並肩於冢
子冢婦之禮乎脯是祭用之重而又古今通用之名
也必欲改以佐飯是亦非是至於祭禩程子朱子已
定之禮而小學家禮旣詳其儀猶曰恐豐于昵也淡
爲兄致疑焉時祭之用二分二至朱子旣論其非而
尚曰程子之式強欲行之恐亦未可也墓祭之祭神

降神既定於朱子家禮而遽欲改之亦未合又况禮
意難知乎伏惟盛諒

答浩原書

問石潭書院諸賢遺我書言今年欲立栗谷祠版
以配食于朱子祠云盖石潭書院立朱子祠以靜
庵退陶兩先生配食丙戌秋已奠安祠版故也且
今渾主張此事云未知於高見何如鄙意以為此
事事體至重非可輕為者石潭門人力學自立待
數十年道明德立之後而後惟道理大會同門斷
然推尊而行此盛舉可也或有後世子雲者出而

行此未舉之禮亦可也今日鄙人獨斷為之恐未
為十分取信而又恐有傷於忽遽也願示定論何

如

牛溪集續一之三卷四十五板

答來示慎重不欲獨斷千里相問浚荷盛意但此舉
栗谷舊里門生欲尊奉栗谷吾東鄉先生立祠非一
實非大段舉措也必欲待門生道明德立與後世之
子雲則或恐未然也况栗谷為當代鉅儒此非一時
同輩之私見實後世之公論鄙見如是未知如何

